三　幕　剧

苍　　蝇

（一九四三年）

袁树仁　译

献　给

查理·杜兰[1]

以表衷心谢意及友好情谊

① 查理·杜兰（1885—1949），法国著名演员及导演。

人　　物

朱庇特[1]

俄瑞斯忒斯[2]

埃癸斯托斯[3]

保傅

卫士甲、乙

大祭司

厄勒克特拉[4]

---

① 朱庇特本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主宰一切。本剧中朱庇特即宙斯。

② 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子。据希腊神话，阿伽门农被杀害时，俄瑞斯忒斯才十一、二岁。阿伽门农从前的保傅为使俄瑞斯忒斯免遭埃癸斯托斯的毒手，秘密地将他送往斯特洛菲俄斯（福喀斯王，俄瑞斯忒斯的姑父）家中寄养。八年后，俄瑞斯忒斯刚刚成人，回家为父报仇，将母亲和埃癸斯托斯杀死。后为复仇女神所追逐，终至发狂。

③ 堤厄斯忒斯之子。据希腊神话，堤厄斯忒斯与阿伽门农之父阿特柔斯系兄弟，因争夺王位互相仇视。阿特柔斯杀了堤厄斯忒斯的两个儿子。另一儿子埃癸斯托斯在阿伽门农出征特洛伊期间，与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通奸。阿伽门农胜利归来后，埃癸斯托斯与克吕泰涅斯特拉合谋杀害了阿伽门农，为其父报仇。后僭位七年，至第八年为俄瑞斯忒斯所杀。

④ 据希腊神话传说，厄勒克特拉是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之次女，俄瑞斯忒斯的姐姐。

克吕泰涅斯特拉[①]

复仇女神甲

一年轻妇女

一老年妇女

男女群众若干

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②]

众仆人

宫廷侍卫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克吕泰涅斯特拉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的女儿，与海伦是姐妹。她声称与埃癸斯托斯合谋杀害阿伽门农，是因为憎恨阿伽门农出征时杀了他们的长女伊菲革涅亚献祭。她与埃癸斯托斯的关系，当然也是重要因素。

② 厄里倪厄斯，指大地或黑夜的三个女儿（一说不止三人），头缠毒蛇，眼滴鲜血。她们惩罚一切罪行，特别是弑亲罪。她们追逐杀手，逼得他无处藏身。

第　一　幕

〔阿耳戈斯① 的一个广场。苍蝇及死亡之神朱庇特的雕像一尊：白着两眼，面带血污。

第　一　场

〔一群身着黑色丧服的老年妇女，按宗教仪式列队入场，在神像前奠酒。一个白痴在舞台深处席地而坐。俄瑞斯忒斯和保傅出场，朱庇特尾随而上。

俄瑞斯忒斯　喂，妇女们!

〔老年妇女都转过身来，齐声惊叫。

保傅　请问……

〔老年妇女都后退一步，并往地上啐一口唾沫。

保傅　请听我说，我们是路过这里，迷了路。我只向你们打听一件事。

〔老年妇女纷纷逃散，捧着的骨灰罐失手落地。

保傅　这些老东西！还以为我对她们有点意思怎么着？啊！老爷，多么令人愉快的旅行啊！不论是希腊，还是意大利，都有五百座以上的都城。那里有香醇的美酒，服务周到的旅

① 阿耳戈斯，位于伯罗奔尼撒东北部阿耳戈利斯境内，为阿伽门农及其兄弟墨涅拉俄斯的都城。

馆，熙熙攘攘的街道。可你倒好，灵机一动，偏要到这里来！这些山里人似乎从来没见过游客。这该死的小镇，烈日当头，我问路已经问了不下一百遍。人人都是这样：一见了你，就惊慌得大喊大叫，四散而逃。街上阳光耀眼，令人头晕目眩。黑压压的一片，人们步履沉重，狂奔快跑。呸！这空荡荡的街道，颤抖的空气，还有这太阳……难道有比这太阳更晦气的么？

俄瑞斯忒斯　我是在这里出生的……

保傅　据说是。可是我要是你，我才不拿这个炫耀呢。

俄瑞斯忒斯　我出生在这里，可是我必须像过往行人那样问路。去敲敲这家的门！

保傅　你还指望什么？指望有人回答你么？你仔细瞧瞧这些房子，你说，都是什么模样！窗户在哪里？我估计，窗户都朝着与外界隔绝的、阴暗的内院开着，倒让屋子背面朝街……（俄瑞斯忒斯作手势）好，好，我去敲。不过，肯定没有希望。

〔保傅敲门。无声。再敲。门微启，露出一道狭缝。

语声　干什么呀？

保傅　打听一件事。您知道……

〔房门骤然关上。

保傅　他妈的，你们全去找死吧！俄瑞斯忒斯老爷，你该满意了吧，滋味尝够了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挨家挨户去敲。

俄瑞斯忒斯　不用，算了。

保傅　瞧！这儿倒有个人。（走近白痴）大人！

白痴　哦！

保傅　（再次施礼）大人！

白痴　哦！

保傅　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埃癸斯托斯的家？

白痴　哦！

保傅　阿耳戈斯王，埃癸斯托斯。

白痴　哦！哦！

〔朱庇特从舞台深处走过。

保傅　真倒霉！好容易碰上一个不逃走的，却是个白痴。（朱庇特再次走过）啊?！这家伙一直跟随我们到了这儿！

俄瑞斯忒斯　谁？

保傅　那个长胡子的人。

俄瑞斯忒斯　你在做梦吧！

保傅　我刚刚看见他走过去。

俄瑞斯忒斯　你大概认错人了吧！

保傅　绝不会。除了巴勒莫[1]的朱庇特铜像面部的铜胡子外，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胡子哩。你看，他又从这儿过去了。他到底打我们什么主意？

俄瑞斯忒斯　他也在旅行，和我们一样。

保傅　嘿！去得尔福[2]的路上，我们遍到过他。我们在伊特亚上船的时候，他那把大胡子早摊在船上了。到了瑙普利亚[3]，我们处处都碰上他。现在，他又在这里。在你看来，这无疑是偶然的巧合了？（用手驱赶苍蝇）嗳！我看这阿耳

---

① 巴勒莫，意大利城市。

② 得尔福在福喀斯境内，是阿波罗颁发神示的地方。据希腊神话，俄瑞斯忒斯来到得尔福，求签于阿波罗庙，神示令他杀母报仇。萨特反其意而用之，将俄瑞斯忒斯描写成不受神意左右的“自由的人”。

③ 瑙普利亚，阿耳戈斯地方的一个海港。欧里庇得斯在悲剧《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中，都提到阿伽门农的兄弟墨涅拉俄斯从特洛伊班师回国时在这里上岸。

戈斯的苍蝇倒好像比这儿的人热情好客得多。你看看这些苍蝇，快看哪！（指着白痴的眼睛）他一只眼睛上叮着十二只苍蝇，就像叮在涂了果酱的面包片上一样。可是他，他还傻乎乎地笑呐，好像很乐意苍蝇啜他的眼睛。是啊，你瞧他眼睛里渗出的白水如同酸奶一般。（驱赶苍蝇）好啦，快滚开！好啦好啦！咦！这些苍蝇又落到你身上去了！（驱赶苍蝇）你看，这可使你感到宾至如归了：你总是抱怨到了你的故国仍是外邦人，你看这些小动物不是热烈地欢迎你吗！它们好像认出你来了。（驱赶苍蝇）去，去，去，安静！安静点吧！不要跟我这么亲热！这苍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比红隼鸟声音还响，比蜻蜓个头还大！

朱庇特　（已走到他们跟前）这无非是吃得比较肥的绿头苍蝇罢了。十五年前，死尸腐烂的那般恶心味，把这些苍蝇吸引到这个城市来。自那以后，它们就一天比一天肥起来。再过十五年，个头怕要抵得上小青蛙呢！

〔静场。

保傅　请问，您是哪一位？

朱庇特　我叫得墨特里奥斯，从雅典来。

俄瑞斯忒斯　半个月以前，我好像在船上见过您。

朱庇特　我也见过你们。

〔从王宫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号。

保傅　嗳呀，这可不是吉兆。老爷，依我看，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俄瑞斯忒斯　住嘴！

朱庇特　你们完全不必害怕。今天是亡人节。这呼号的声音标志着祭祀的开始。

俄瑞斯忒斯　看来您对阿耳戈斯的事情了如指掌。

朱庇特 我经常到此地来。你们知道吗，希腊人凯旋而归的船队在瑞普利亚海湾停泊，阿伽门农王归来的时候，我正在这里。站在城墙高处，可以远远看见雪白的船帆。（驱赶苍蝇）那时还没有苍蝇。那时的阿耳戈斯还只是一座外省小城，在阳光照耀下显出无精打采、寂寞烦闷的模样。此后数日，我和别人一起登上城墙上的巡查道，久久凝视着在平原上行进的国王的行列。第二天傍晚时分，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由现国王埃癸斯托斯陪同，出现在城堡围墙上。阿耳戈斯人看见落日映红了他们的面孔，看见他们俯身雉堞，向海上久久凝望。大家心想："要有好戏看啦！"然而他们一言不发。这个埃癸斯托斯，你们大概知道，他是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情夫。这个淫棍，那时就有了忧郁症。怎么，您好像累了？

俄瑞斯忒斯 这是因为长途跋涉和天气酷热的缘故。不过您的话使我很感兴趣。

朱庇特 阿伽门农是个好人。可是，你们看，他也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以前不准在大庭广众之下处人极刑。很可惜。其实，在外省，来个绞刑，会给人增加几分乐趣，也会使人对死感到无所谓。这里的居民一言不发，因为他们生活烦闷，盼望看看暴死的惨状。他们看到国王出现在城门口的时候，一言不发。他们看到克吕泰涅斯特拉向国王伸出美丽而香喷喷的双臂，还是一言不发。那时，只要说一个字就足够了，但是他们缄默无语。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浮现出一个形象，一具死尸，身材高大，满脸开花。

俄瑞斯忒斯 那您呢，您也一言未发么？

朱庇特 这使您很恼火么，年轻人？我对此倒很坦然。这证明您有高尚的感情。对啦，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本地人，而且这事与我无关。那些阿耳戈斯人，第二天当他们听到他们

的国王在王宫里痛得惨叫时，他们还是一言不发。他们眼脸低垂，遮住他们那双被欲火烧得骨碌碌直转的眼珠，整座城市犹如一个发情的女人。

俄瑞斯忒斯　于是杀人凶手称王，享受了十五年的幸福。我算相信众神主持正义了！

朱庇特　嗳！不要这么快就指责众神嘛！难道非得惩罚不可么？将这场喧嚣混乱转化为有益于推行道德的局面，岂不更好？

俄瑞斯忒斯　众神这样做了么？

朱庇特　他们派来了苍蝇。

保傅　苍蝇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呢？

朱庇特　噢！这是一个象征。众神做的事，你们可以从这件事上判断一二：你们瞧那边的那个老木虱子，贴着墙壁，用那黑色的小爪子，轻快地爬着。它就是这种丛生于缝隙之中的黑色而扁平的小生物的美妙标本。我扑向小虫，把它逮住，拿来给你们看看。（朱庇特向老妇人猛扑过去，将她带到台前）这是我逮住的鱼。瞧，她那惊恐不安的神情！呸！你眨巴眼，可是你们这群人对于太阳这把白热化的利刃已经习惯了，你们看这鱼儿在钓竿头上还跳来跳去。喂，老太婆，告诉我，你一定死了好几十个儿子了吧，不然怎么从头到脚都着黑呢？好，快说！说了，我说不定会放了你。你为谁服丧啊？

老妇人　这是阿耳戈斯人穿的衣服。

朱庇特　阿耳戈斯人穿的衣服？噢，我懂了。你是为你们的国王，被谋杀的国王服丧。

老妇人　不要说了！看在上帝面上，住嘴吧！

朱庇特　像你这个岁数，想必听到了那天整整一上午在城中街道回荡的震天动地的呼号声。那你干什么了？

老妇人 我丈夫下地去了，我能做什么呢？我把门闩上了。

朱庇特 对啦，你将窗子半开，好听得更真切一些。你屏住呼吸躲在窗帘后面向外窥视，脊梁沟里有什么东西奇异地发痒。

老妇人 不要说了！

朱庇特 肯定你那天晚上大享床笫之乐。过节嘛，嗯？

老妇人 噢，老爷，那是……一个可怕的节日。

朱庇特 一个血红的节日，一个你们无法忘却的节日。

老妇人 老爷！您是一位亡人么？

朱庇特 亡人？去，去，这个疯女人！我是谁，你不要管。最好管好你自己，设法以忏悔得到上苍的饶恕吧！

老妇人 唉！忏悔，老爷，您要是知道我是怎样忏悔的就好了。我的女儿也忏悔。我的女婿每天献祭一头母牛。就连我快七岁的小外孙，我们一直用悔悟的精神抚养教育他：这孩子乖极了，满头金发，原罪的思想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朱庇特 好，你这个老下流胚，滚开吧！设法在悔悟中死去，惟有如此，你的灵魂方能得救。（老妇逃走）二位大人，要么是我大错特错，要么这就是牢固地建筑在恐怖之上的旧式的真心的虔诚。

俄瑞斯忒斯 您是什么人？

朱庇特 谁把我放在心上？我们刚才谈到众神。那么，应该让埃癸斯托斯挨五雷轰顶才对？

俄瑞斯忒斯 当然应该……唉！我也不知道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关我什么事！我不是此地人。埃癸斯托斯悔悟了么？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他若是悔悟了，那我倒要十分奇怪。不过，这没关系。整个城市替他悔悟。悔悟，这是可以称出分量的。（王宫中传来的号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你们听！为了使他们永远不忘记国王临终的呼号，挑选了一个嗓门特别

大的牧牛人，每逢忌辰，让他在王宫大厅中这样喊叫。（俄瑞斯忒斯作一手势，表示厌恶）唔！这是小事一桩。等会儿把死人放出来的时候，不知你们会说什么呢！十五年以前，就是今天，阿伽门农被谋杀了。啊！从那以后，轻浮的阿耳戈斯百姓变化多大啊！现在这里的百姓与我的心贴得多么近！

俄瑞斯忒斯　和你的心？

朱庇特　算了，算了，年轻人。我这是自言自语。我本应该说：与众神的心贴得多么近。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血迹斑斑的墙壁，数百万的苍蝇，屠宰场的腥味，鼠妇[①]般的酷热，空荡荡的街道，一尊神像满面血污，活像个被谋杀的人；一些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可怜虫，躲在家里捶胸顿足，——还有这呼号的声音，令人无法忍受的叫喊；讨朱庇特欢心的，难道正是这些么？

朱庇特　啊！不要对众神妄加评断吧，年轻人，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呢！

〔静场。

俄瑞斯忒斯　我记得，阿伽门农有一个女儿，是吧？一个叫厄勒克特拉的女儿？

朱庇特　对，她在这儿。就住在埃癸斯托斯的王宫里。——那就是王宫。

俄瑞斯忒斯　啊?! 那就是埃癸斯托斯的宫殿？——那厄勒克特拉对这一切怎么看呢？

朱庇特　唉！她还是个孩子。阿伽门农还有一个儿子，叫什么俄瑞斯忒斯。人们说他死了。

---

① 鼠妇，一种甲壳类动物。此处形容酷热闷人。

俄瑞斯忒斯　死了！是呀……

保傅　对，对，老爷，您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死了。瑞普利亚人对我们讲过，阿伽门农死后不久，埃癸斯托斯下令将俄瑞斯忒斯也杀害了。

朱庇特　有人认为他还活着。据说，去杀他的人动了恻隐之心，没杀他，把他扔在森林里了。他可能被雅典富有的自由民收容养大。对我来说，我倒希望他已经死了。

俄瑞斯忒斯　请问，那是为什么？

朱庇特　您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他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城门口……

俄瑞斯忒斯　那又怎么样？

朱庇特　唉！对了，那时倘若我遇到他，我就要对他说……我就要对他这么说："年轻人……"我叫他"年轻人"，因为如果他活着，差不多是您这个年纪。对了，大人，请问尊姓大名？

俄瑞斯忒斯　我叫菲勒勃，科任托斯[1]人。我周游四方，增长见识，带着一个家奴，他从前是我的保傅。

朱庇特　太好了。我就要对他说："年轻人，走开吧！你到这里来寻求什么？你想行使你的权利么？嗨！我看你精力充沛，身体健壮，到一支善战的军队里，可以当一员猛将。比起统治一座半死不活的城市，一座像一具腐尸一样招满苍蝇的城市，你更可以大有作为。这里的人触犯神灵犯了大罪，不过现在走上了赎罪的道路。随他们去吧，年轻人，随他们去吧，不要去干扰他们摆脱苦海，踮起脚尖轻轻地走开吧！你不可能分担他们的悔悟，因为他们的罪过里，没有你的份。

① 科任托斯，伊斯特摩斯地峡旁的古城，在伯罗奔尼酷东北部。

而且你那对他们说来很不得体的清白无邪，会像一条鸿沟一般将你与他们分隔开来。倘若你多少有些爱他们之心，你就走开吧！走开吧，否则你很快会失去民心：只要你在路上拦住他们，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悔恨上移开，哪怕只是一瞬间，他们的全部过失就要永远凝固在身，犹如油脂遇冷凝固一样。他们感到内疚，他们心怀恐惧——而内疚和恐惧，对众神的鼻孔来说是挺好闻的。是的，这些可怜的灵魂，众神很喜欢。你想夺走神祇对他们的宠爱么？那你又能给他们什么来代替呢？是饱食终日、是外省忧郁的宁静和厌倦，啊，幸福之中司空见惯的厌倦么？一路顺风，年轻人，祝你一路顺风。一座城邦的秩序和人们心灵的平静是不稳定的：如果你触动了它，你就会引起大灾大难。（凝视着俄瑞斯忒斯）一场可怕的灾难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您要说的就是这些么？好，那么，如果我是这位年轻人，我就要回答您……（二人对视，各不相让。保傅咳嗽）噢！我不知道会回答您什么。也许您言之有理。再说，反正这与我毫不相干。

朱庇特　那太好了。但愿俄瑞斯忒斯也这样通情达理。走吧，祝您平安无事。我也该办我自己的事去了。

俄瑞斯忒斯　祝您平安无事。

朱庇特　对了，我忘了告诉您：如果这苍蝇惹您讨厌，有个办法可以摆脱。您看这群苍蝇，在您周围嗡嗡叫。我一挥腕，一抬胳膊，嘴里念道："阿布拉克萨斯，加拉，加拉，啐，啐。"现在您再瞧，苍蝇立刻掉下来，像青虫一样在地上爬。

俄瑞斯忒斯　感谢朱庇特！

朱庇特　这没什么。一点处世小技嘛！我会对苍蝇施展魔力。再见，我会和您再见的。（下）

第 二 场

〔俄瑞斯忒斯，保傅。

保傅 你要当心！这个人知道你是谁。

俄瑞斯忒斯 他是人吗？

保傅 嗳呀！我的老爷，你真叫我伤心！我给你上的那些课，我以前教过你的微笑的怀疑主义，你都学到哪儿去了！“他是人吗？”当然啰！只能是人，这已经够受的了。这个大胡子是个人，是埃癸斯托斯的密探。

俄瑞斯忒斯 算了吧！你那套哲学可把我害苦了！

保傅 害了你?！难道使人能够独立思考是有害的么？啊，你变得太厉害了！从前我能看到你心眼里去……你跟我说说，你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你想在这儿干什么？

俄瑞斯忒斯 我跟你说过我来这儿是要干什么事吗？算了吧！少废话。（走近王宫）这是我的宫殿。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就在这里，一个淫妇和她的主子，把我的父亲谋害了。我也出生在这里。埃癸斯托斯的大兵们将我带走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岁①。我们肯定是从这扇门走出来的。一个大兵将我抱在怀里，我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定在哭……啊！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现在我看见一座寂静无声的大建筑，好一番外省的庄严气派，显得盛气凌人。我是第一次看见它。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俄瑞斯忒斯在阿伽门农出征时是一、二岁。其父十年征战归来被杀，其时俄瑞斯忒斯应为十一、二岁。如果其父被害时他只有三岁，那么他就是阿伽门农出征七年以后生的，这不可能。

保傅　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了！忘恩负义的老爷，我可是花了十年心血让你记住这一切的啊！那我们到各处的旅行呢？那我们游览过的各地城市呢？那我专门为你一人开设的考古课呢？也都回忆不起来了么？不久以前，你的脑海里还装满许许多多的宫殿、庙宇和寺院。你本可以像地理学家鲍萨尼阿斯[①]一样，写一本希腊指南的呀！

俄瑞斯忒斯　宫殿！对，对！宫殿，石柱，雕像！我头脑中有这么多石头，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比以前更重些呢？还有厄斐索斯神庙[②]的三百八十七级石阶呢，你怎么没提到啊！我一级一级地爬上去，每一级我都记得。第十七级，我想，有破损。啊！一只狗，一只躺在炉灶旁取暖的老狗，主人走进来时它就微微抬起身、轻声哼哼着向主人致意，一条狗也比我的记性好：它能认出自己的主人。它的主人。然而什么是属于我的呢？

保傅　你把学问弄到哪里去了，先生？你的学问是属于你的。我怀着真挚的爱，精心为你选择你该学的东西，就好像要扎成一束鲜花一般，把我本人智慧的结晶和我的宝贵经验调配在一起。我不是自你幼年起，就让你阅读各种书籍，使你熟悉人类各种不同的思想见解，让你漫游上百个城邦，在每一个场合都向你反复指出人的风习是多么变化无常么！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家财万贯，又仪表堂堂，深思熟虑有如一位长者，摆脱了各种奴役和信仰的羁绊，没有家庭，没有祖国，没有宗教、没有职业，可以自由自在地承担各种义务；同时

---

① 鲍萨尼阿斯，公元一至二世纪希腊著名地理学家，著有《希腊游记》等。

② 可能是指厄斐索斯地方著名的阿耳忒弥斯庙。见《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你也懂得，绝不应该承受诺言的约束。总之，你是一个才智超群的人，甚至完全可以在一座著名的大学城里讲授哲学或建筑学。就这样，你还怨天尤人!

俄瑞斯忒斯　不，我并不抱怨。我不能抱怨：你给了我自由。风儿从蛛网上吹落几根蛛丝，那几根蛛丝就在离地面十尺的地方飘荡着。我的自由如同这几根蛛丝一样。我并不比一根蛛丝分量更重，我生活在空中。我知道这是一种幸运，我充分地珍惜这样的机会。（稍停）有的人生来就是承受某种约束的：他们无法选择，人们已将他们引向某一条道路。道路的尽头，一个行动在等待着他们，这就是他们的行动。他们向前走去，赤裸的双脚沉重地踩在土地上，在碎石上擦破了皮肉。到什么地方去的欢乐，对你来说，显得庸俗不堪吧？还有别的人，沉默寡言的人，他们在心灵深处感觉到模糊不清的尘世形象的重压。因为在他们的孩提时代，五岁或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于是，他们的生活就变了。他们不是才智超群的人，这很好。我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是流亡他乡的人。各种气味，各种声响，雨点拍打屋顶的声音，光线的颤动，我任凭这一切洒满我的全身，落在我的周围。我知道那都是属于别人的，我永远也不会将这些变成我的往事。对于那些拥有房产、牲畜、奴仆和田地的人来说，往事是丰盛精美的食物。可是我……我是自由的，感谢上天。啊？我是多么自由！我的灵魂又是多么美妙的空虚！（走近王宫）本来我应该生活在这里的。你那些书，我也可以一本都不读，很可能我根本就目不识丁：王子识文断字，是很罕见的。然而，从这道大门，我本当已经出出进进一万次了。我小的时候，也许会拿这门扇玩耍，我会用力把身体顶在门扇上，门扇会吱嘎作响，却并不开启，我的手臂则会体会到它

的阻力。大了以后，我会在夜间偷偷把门推开，走出去与姑娘们幽会。再以后，到我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奴隶们会将这道门大大敞开，我会骑着马跨出门去。我古老的木头大门啊，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你的钥匙孔。那里，下面，那块门槛上划破的痕迹，可能是我弄的。头一天我持长矛，不会用，划出来的。（变动一下位置）小多利安风格①，对不？你觉得那些金银镶嵌怎么样？我在多多涅② 看见过类似的镶嵌：多么精美的手艺！好，走吧，我要让你高兴：这不是我的宫殿，也不是我的大门。我们在这儿无事可做。

保傅 嗳，这才叫通情达理嘛！在这儿生活，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你的灵魂，此时此刻，或许已被可耻的悔悟搅得惊恐万分了呢！

俄瑞斯忒斯 （响亮地）那至少这悔悟是属于我的。这将我的头发烤焦的酷热，会属于我。这苍蝇的嗡嗡叫声，会属于我。这时候，我会赤身露体地呆在王宫中一间阴暗的房间里，从护窗板的缝隙中，观察着落日的红光，我会等待着夕阳西下，等待着阿耳戈斯傍晚凉爽的阴影，犹如一股芳香，从地上冉冉升起。这样的傍晚与千千万万的傍晚完全类似，但却总是新鲜的，因为这傍晚的阴影属于我。保傅，咱们走吧。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属于别人的酷热之中腐烂发臭吗？

保傅 啊，老爷！这回你可叫我放心了！最后这几个月——更确切地说，自从我向你揭示了你的身世之后——我见你一天比一天变样，我就睡不着觉。我怕……

---

① 古希腊的一种建筑风格。

② 多多涅，地名，在厄珀洛斯，是宙斯颁发神示的圣地。多多涅的祭司借橡树上的风声来推测宙斯的意思。

俄瑞斯忒斯　怕什么?

保傅　我说了,你会生气的。

俄瑞斯忒斯　我不生气。你说吧!

保傅　我怕——虽然你自幼受熏陶养成了怀疑一切、奚落一切的处世态度,恐怕也无济于事,有时你还会产生荒唐的念头——总之,我心想你是不是在考虑将埃癸斯托斯赶走,由你取而代之。

俄瑞斯忒斯　(缓慢地)赶走埃癸斯托斯!(稍停)你可以放心,老人家,现在已为时太晚了。揪住这玷污圣殿的淫夫的胡子,把他从我父亲的宝座上拉下来,我并非没有这种愿望。但是,和这里的百姓一起,我能干出什么事业来呢?我从未见过他们哪家的孩子出生,从未参加过他们哪家女儿的婚礼,我也不分担他们的悔悟,他们的名字我一个也叫不上来。还是那个大胡子说得对:一个国王应该与他的臣民有共同的回忆。随他们去吧,老人家,咱们走吧!踮着脚尖走开。啊!如果通过一个什么行动,你明白么,通过一个什么行动可以让我在他们当中站住脚,如果我能据有他们的回忆,即使是通过犯罪的手段,据有他们的恐怖心情和他们的期望,以填补我内心的空虚,即使要我杀死我的生身母亲……

保傅　老爷!

俄瑞斯忒斯　是啊,这都是幻梦。我们走吧!你去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我们径直上斯巴达去,那里我有些朋友。

〔厄勒克特拉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扛着一个箱子，没有看见场上人物，走近朱庇特的雕像）下流胚！你盯着我干吗？去你的！两只眼睛瞪得溜圆，脸上沾满红果汁，你吓唬不了我。喂，今天早晨，她们来了，是不是？那些女圣徒，穿黑袍子的老婆子们。她们穿的大笨鞋在你四周噼啪作响。嗯，你这个妖怪就高兴了，你就喜欢那帮老婆子，她们越像幽灵，你就越喜欢她们。今天是你的节日，她们在你脚下浇洒最珍贵的美酒，霉臭味从她们裙子底下直冲上你的鼻子。你的鼻孔到现在还因这可心的芳香而美滋滋的。（往神像上蹭几下）那好，现在你闻闻我吧，闻闻我这新鲜肉的味道。我年轻，充满活力，这大概使你讨厌。全城都在祈祷，我也来向你献上我的供品。你接着：这是果皮菜叶和炉灰渣，长满蛆的臭肉块，一块弄脏了的面包。这些东西，我家的猪都不吃，可是你的苍蝇却喜欢。祝你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劲还不够大，不能把你摔倒在地。但我可以往你身上啐唾沫，我也只能这样。我等待的那个人，他一定会带着利剑来到的。他会望着你发笑，像我这样，双手叉腰，笑得前仰后合。然后他抽出利刃，将你从上到下劈成两半，就这样！于是朱庇特成了两半，刷刷地倾倒下来，一半朝左，一半朝右。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他原来是白木头做的。亡人之神，是白呲呲的木头做的。脸上血迹斑斑，表情吓人，墨绿的眼睛，只不过是一层彩釉而已，难道不是吗？你自己知道，你里头全是白的，就像一个吃奶的婴儿一样白。你知道一刀就

能将你劈开。你甚至连血都流不出来。白木头！上好的白木头：真好烧。（瞥见俄瑞斯忒斯）啊?!

俄瑞斯忒斯　不要害怕。

厄勒克特拉　我不害怕。一点都不怕。你是谁?

俄瑞斯忒斯　一个外邦人。

厄勒克特拉　欢迎你。凡属不是这个城市的，我都觉得很珍贵。你叫什么名字?

俄瑞斯忒斯　我叫菲勒勃，科任托斯人。

厄勒克特拉　啊？科任托斯人？我嘛，人家叫我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向保傅）请你回避一下，让我们单独谈谈。

〔保傅下。

第　四　场

〔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为什么你这样看着我?

俄瑞斯忒斯　你很漂亮。你与这里的人不相像。

厄勒克特拉　漂亮？你肯定我很漂亮么？和科任托斯的少女一样漂亮么?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这里的人都不当面说我漂亮。他们不愿意让我知道。再说，我漂亮又有什么用呢，我只不过是个女仆。

俄瑞斯忒斯　你？你是女仆?

厄勒克特拉　最下等的女仆。我给国王和王后洗衣裳。这些衣裳污秽不堪，上面什么脏东西都有。所有他们的内衣内裤，裹着他们腐烂身躯的衬衣，国王与克吕泰涅斯特拉同房时她穿

的衬衣，这些全由我洗。我闭着眼睛，拼命地搓。我也洗碗碟。你不相信我的话？看看我的手吧！那么些大大小小的裂口，是不是？你那神情多古怪！你说，我的手会不会碰巧像公主的手？

俄瑞斯忒斯　可怜的手。不，这不像公主的手。不过，你讲下去吧。他们还让你干什么？

厄勒克特拉　对，每天早晨，我得倒垃圾。我把垃圾箱拖到王宫外面，然后……我怎么处理这些垃圾，你已经看见了。我都给他，这个木头人，这个朱庇特，这个亡人和苍蝇之神。那天，大祭司来向神像顶礼膜拜，一脚踩在菜帮子、萝卜缨子、蚌壳上，气得都快晕过去了。喂，你会去告发我吗？

俄瑞斯忒斯　不会。

厄勒克特拉　要告发，尽管去，我不在乎。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呢？打我吗？已经打过了。把我关在大塔楼顶上么？这主意还真不错，我就再也不用看他们的嘴脸了。你想象一下，每天晚上，我把活干完，他们就要奖赏我：我得走到一个滚圆肥胖、身材高大、染了头发的女人跟前去。她的嘴唇油腻腻的，双手雪白雪白的，那是一双散发着蜂蜜芳香的王后的手。她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把她的嘴唇往我的额头上一贴，说道："晚安，厄勒克特拉。"每晚如此。每天晚上，我感受到那热呼呼的贪婪的肥肉，紧贴着我的皮肤。但是我经受得住，从来没有倒下。这是我的母亲，你明白吗？如果把我关在塔楼上，她也就不用亲吻我了。

俄瑞斯忒斯　你从来没想过要逃走吗？

厄勒克特拉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孤单单一个人上路，我会害怕的。

俄瑞斯忒斯　你就没有可以陪伴你的女友么？

厄勒克特拉　没有，我只有我自己。我是癞子，我是瘟疫：这里的人会告诉你的。我没有女友。

俄瑞斯忒斯　怎么，甚至连一个奶妈，一位亲眼见你出生并且多少还喜欢你的老太太，也没有么？

厄勒克特拉　没有。你去问问我母亲吧，她会说，即使那些心肠最软的人见了我也会感到失望的。

俄瑞斯忒斯　那么，你就在这里呆一辈子？

厄勒克特拉　（喊道）啊，不，不是一辈子！不，你听我说，我在等待。

俄瑞斯忒斯　等待什么事，还是等待什么人？

厄勒克特拉　我不告诉你。还是你说说吧。你也很漂亮。你要在这里呆很久么？

俄瑞斯忒斯　我本来今天就要走。可是现在……

厄勒克特拉　现在？

俄瑞斯忒斯　我说不准了。

厄勒克特拉　科任托斯是个美丽的城市么？

俄瑞斯忒斯　很美。

厄勒克特拉　你很喜欢那个城市，为它感到骄傲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对我来说，为我出生的城市感到骄傲，似乎很荒唐可笑。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俄瑞斯忒斯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我没法给你解释。

厄勒克特拉　你没法？（稍停）是不是科任托斯真有浓荫覆盖的广场？真有傍晚人们可以散步的广场？

俄瑞斯忒斯　是真的。

厄勒克特拉　晚上，大家都出来吗？大家都散步吗？

俄瑞斯忒斯　对，大家。

厄勒克特拉　年轻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

俄瑞斯忒斯　年轻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

厄勒克特拉　他们彼此总有话说吗？他们很喜欢呆在一起吗？夜深了，还能听见他们在一起谈笑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你觉得我很幼稚可笑吧？因为我很难想象散步、歌唱、微笑这些事是什么样子。这里的人被恐惧折磨得痛苦不堪。而我……

俄瑞斯忒斯　而你？

厄勒克特拉　是仇恨折磨我。科任托斯的姑娘们，她们整天做什么？

俄瑞斯忒斯　她们梳妆打扮，唱歌或弹琴，然后互相串门，晚上，她们参加舞会。

厄勒克特拉　她们无忧无虑么？

俄瑞斯忒斯　她们也有小忧小虑。

厄勒克特拉　是吗？你听我说，科任托斯的人，他们也有悔恨吗？

俄瑞斯忒斯　偶尔也有。不常有。

厄勒克特拉　那么，他们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过后就不再想这些事了？

俄瑞斯忒斯　是这样。

厄勒克特拉　这倒挺有意思。（稍停）你再告诉我一件事，因为我需要了解，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我等待着的人，我要了解。假设有一个科任托斯的小伙子，就是每天晚上和姑娘们一起谈笑的一个小伙子，出门回来，发现他的父亲被人谋害了，他的母亲与杀父凶手同床共枕，他的姐姐沦为奴隶。这个科任托斯小伙子，他会忍气吞声吗？他是卑躬屈节地打

着恭退出来，到他的女友身边去寻求安慰呢，还是抽出利剑，向杀人凶手猛砍猛劈，直到他脑袋开花为止呢？——你怎么不回答？

俄瑞斯忒斯　我不知道。

厄勒克特拉　怎么？你不知道？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声音：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嘘！

俄瑞斯忒斯　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这是我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王后。

第　五　场

〔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　怎么，菲勒勃，你见她害怕么？

俄瑞斯忒斯　这张脸，我曾经上百次地极力想象它是什么模样，现在，我终于见到了。虽有脂粉的光泽，仍然显得疲惫、无精打采。然而，她的眼睛这样呆滞无神，我真没想到。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国王命你穿戴齐整参加大典。你去穿上黑衣裙，戴上首饰。怎么？你垂下眼皮是什么意思？胳膊肘紧紧夹着骨瘦如柴的腰身，手足无措的样子……你在我面前常常摆出这副模样。你装得倒像，可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刚才我从窗子里看到的厄勒克特拉，与你现在判若两人，你手舞足蹈，眼睛放射出热情的光芒……你敢抬起头来看着我？你倒是回答不回答我的话？

厄勒克特拉　你们难道需要一个脏丫头，为你们的节日增添光彩么？

克吕泰涅斯特拉　别装蒜了！厄勒克特拉，你是公主。和往年一

样，百姓在等着你。

厄勒克特拉　我是公主，真的吗？你们每年也就这么一次，当老百姓要求看见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情景以受教益的时候，你们就想起还有我这么个公主，是吗？美丽的公主，给你们洗碗、放猪的公主！埃癸斯托斯是不是还和去年一样，用手臂搂住我的肩膀，贴着我的脸露出笑容，同时在我的耳边低声道出威胁我的话语呢？

克吕泰涅斯特拉　要让他不这样，那就看你了。

厄勒克特拉　对了，如果我听任你们的悔恨也毒害我的心灵，为了我没有犯的罪祈求众神宽恕的话。对了，如果我亲吻埃癸斯托斯的手，管他叫爸爸的话。呸！他的指甲下面有干了的血迹！

克吕泰涅斯特拉　随你便吧！我已经好久不以我的名义给你下命令了。我向你转达国王的命令。

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的命令关我什么事？我的母亲，他是你的丈夫，你亲爱的丈夫，可不是我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我看得出来，你是要把你自己毁了，也要把我们毁了。可是，一朝之间毁了自己一生的我，又怎能规劝你呢？你恨我，我的孩子。但更使我忧虑不安的，是你长得像我：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尖尖的脸，焦虑不安的性格，狡黠的眼睛——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厄勒克特拉　我不愿意像你！喂，菲勒勃，我们两人都在你面前，一个挨着一个，你都看见了。我不像她，是不是？

俄瑞斯忒斯　我说什么呢？她的面容如同被霹雳击过和被冰雹打过，而你的面孔似乎预示着狂风暴雨的到来：有一天，激情会将这面容完全烧毁的。

厄勒克特拉　预示着狂风暴雨？好吧。这种比拟，我可以接受。但愿你能说中。

克吕泰涅斯特拉　咦？你这样打量着人家，你是什么人？让我也来端详端详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厄勒克特拉　（急切地）他是科任托斯人，名字叫菲勒勃。他来旅行。

克吕泰涅斯特拉　菲勒勃？啊！

厄勒克特拉　你好像害怕他叫别的名字？

克吕泰涅斯特拉　害怕？如果说我毁了自己，还得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怕了。你过来，外邦人，欢迎你。你好年轻啊！你多大了？

俄瑞斯忒斯　十八岁。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你父母都还健在么？

俄瑞斯忒斯　我父亲去世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你母亲呢？她大概岁数跟我差不多吧？你怎么不说话？可能你觉得你的母亲比我年轻，她还能陪你谈笑歌唱吧！你爱她吗？回答呀！为什么你离开了她？

俄瑞斯忒斯　我前往斯巴达投军去，去当雇佣军。

克吕泰涅斯特拉　过往的游人一般都绕行八十公里，避开我们的城市。没有人告诉过你么？平原上的人把我们孤立起来了：他们视我们的悔恨如瘟疫，生怕被传染上。

俄瑞斯忒斯　我知道。

克吕泰涅斯特拉　十五年前犯下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告诉你了吗？

俄瑞斯忒斯　告诉我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说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罪大恶极，她的名字被众人咒骂，对不对？

俄瑞斯忒斯　对，他们告诉我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你怎么还是来了呢？……外邦人，我就是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你不要心软呐。王后搞了个我们举国一致的把戏来寻开心：这就是所谓公开忏悔的把戏。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必须当着大家的面高喊自己的罪孽。节日的时候，某个商人，关了店下了板以后，跪行长街，用地上的尘土揉搓着自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叫喊，说自己是杀人凶手，是奸夫或者是渎职者。这种事屡见不鲜。然而阿耳戈斯人对这些已经开始厌倦了：每个人对别人的罪行都能倒背如流。王后的罪行更是如此，再也不能使任何人感兴趣了，可以说这是正式公开的罪行，奠基的罪行。你可以想象一下，她看见了你，年纪轻轻，新来乍到，一无所知，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她是多么高兴呀！对她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于是，她装出仿佛是第一次忏悔的模样。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住嘴！随便谁都可以朝我脸上啐唾沫，叫我罪犯和娼妓。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我的悔恨说三道四。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你看见了吧，这是规矩。人们向你苦苦哀求，请你谴责他们。但是，你要注意，只能根据他们向你承认的过失来评断他们：其它的过失则与任何人无关。倘若你知道了，他们就要对你不满。

克吕泰涅斯特拉　十五年前，我是全希腊最美丽的女子。你看看我的脸，就可以断定我经受了多少痛苦。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你：我引以为憾的，并不是那个老公羊[①]的死！当我看见

---

① 指阿伽门农。

他在浴盆里血流如注的时候[1]，我高兴得唱起歌，跳起舞来。直到今天，十五年过去了，每当我忆起那副情景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快感使我浑身战栗。但是，我有一个儿子——他大概也是你这个岁数。埃癸斯托斯将他交给雇佣兵的时候，我……

厄勒克特拉　好像你也有一个女儿，我的母亲。你叫她当了洗碗的女佣。然而这一过失却并不使你怎样痛苦。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你还年轻。处置一个年纪轻轻还没有来得及作恶的人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不过，不要着急：有那么一天，你也要拖着一桩无法弥补的罪行的包袱。每走一步，你以为离它远一些了，然而它依然那样沉重地拖累着你。你回头望去，只见它在你身后，够又够不着它，暗淡而又纯净。有如一块黑色的水晶。甚至你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会说："不是我，这不是我干的。"然而，它在那里，你千百次否认，它仍在那里，将你向后拉去。最后你终于明白了：你将你的一生孤注一掷，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除了拖着你罪行的重担直到死去，你已别无出路。这就是悔恨的法律，既公平也不公平。看你这青春的傲气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吧！

厄勒克特拉　我青春的傲气？你追悔你的青春年华，远远甚于你的罪行。你憎恨我的青春年华，远远甚于我的清白无辜。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在你身上我憎恨的，是我自己。并不是你的青春年华——噢，不是！——而是我自己的青春

[1] 据传说，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归来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趁他蹲在窄小的浴盆里沐浴的时候，把一件没有领口、没有袖口的浴后长袍罩在他身上，向他刺了三剑，将他杀死。

年华。

厄勒克特拉　可是我，我恨的是你，正是你。

克吕泰涅斯特拉　不害羞吗?! 我们两人在这儿对骂，就像两个年龄相仿的女人争风吃醋变成了仇敌一般。而我是你的母亲呀。年轻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但是你的到来是不祥之兆。厄勒克特拉厌恶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是十五年来，我们保持着沉默，只有彼此的眼神泄露出我们内心的秘密。你来了，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于是我们就忽然张牙舞爪像两只母狗一般对吠起来。城邦的法律规定我们有义务接待你。可是，我坦率地对你说，我希望你走开。至于你，我的孩子，你太像我了，我不喜欢你，这是事实。但我宁愿断去右手，也不愿加害于你。你对这一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你利用了我的弱点。不过我还是劝你，不要将你那小小的毒蛇头伸向埃癸斯托斯：他举棍一击，就会打断毒蛇的脊梁骨。相信我的话，遵照他的命令去行事，否则你会后悔的。

厄勒克特拉　你可以给国王回话，说我节日典礼上不露面。菲勒勃，你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吗? 城市后山上有一个岩洞，我们城里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找到岩洞的尽头。有人说这岩洞通往地狱，大祭司让人拿一块大石头把洞口堵上了。你相信吗? 每到我父亲的忌辰，百姓聚集在岩洞前，士兵从旁将堵塞洞口的巨石推开。据说，我们那些亡灵就从地狱里上来，四散在城内。餐桌上给他们放上一份餐具，给他们准备好椅子和床铺，晚上守夜时大家坐紧些给他们腾出位置。他们无处不去，人们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猜想到活人的哀诉："我亲爱的亡灵，我亲爱的死鬼，我并不想冒犯你，宽恕我吧!"第二天清晨，鸡啼的时候，他们又回到地

下去了，再把巨石推回岩洞口。这就算结束，下一年再来。我不愿意参与这种虚情假意的仪式。死人是他们的，又不是我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如果你不心甘情愿地服从，国王已经下令强拉也要拉你去。

厄勒克特拉　强拉我去？……哈哈！强拉我去？太好了！我的好妈妈，请你告诉国王放心，我服从就是了。既然百姓希望见到我，我就在节日典礼上露露面，不让他们失望。你，菲勒勃，我请你晚一些走吧，参加一下我们的节日活动。说不定你会遇到好玩的事。一会儿见，我去装扮一下。（下）

克吕泰涅斯特拉　（对俄瑞斯忒斯）你走开吧。我确信你将给我们带来不幸。你不能怪我们，我们没有做任何冒犯你的事情。走开吧！我以你母亲的名义乞求你，走开吧！（下）

俄瑞斯忒斯　以我母亲的名义……

〔朱庇特上。

第　六　场

〔俄瑞斯忒斯，朱庇特。

朱庇特　您的仆人告诉我，你们就要走了。他到处寻找马匹，跑遍全城，一无所获。我可以给你们搞两匹鞴有鞍具的母马，价钱也不贵。

俄瑞斯忒斯　我不走了。

朱庇特　（缓慢地）您不走了？（稍停。急切地）那么我也不离开您，您是我的客人。在城市下方，有一家相当不错的旅店，咱们可以一起到那里去住。找我这么个伴，您是不会后悔的。首先——阿布拉克萨斯，加拉，加拉，啐，啐——我

可以帮您摆脱苍蝇。其次，我这么大年岁的人，有时可以出些好主意：我可以做您的父亲呢！您给我讲讲您的身世。来吧，年轻人，听凭安排吧：这一类的邂逅有时比最初设想的还更有益处。就以忒勒马科斯为例，您是知道的，他是奥德修王[①]的儿子。有一天，忒勒马科斯遇到一位老人，名叫门托尔[②]。此后，老人便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连，到处跟随着他。对了，您知道这位门托尔是谁吗？

〔朱庇特一面说着，一面将俄瑞斯忒斯带下。

——幕落

① 奥德修为伊塔刻王。他参加特洛亚战争归来时，中途遇风，在海上漂流十年，历尽艰险，最后终于回到希腊。荷马史诗《奥德修纪》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

② 这段故事见《奥德修纪》第二卷。为帮助忒勒马科斯，雅典娜化作奥德修的老臣门托尔，陪他到异乡去寻找父亲。

第　二　幕

第　一　景

〔山中一处平地。右侧为一岩洞，一块黑色巨石堵住洞口。左侧，几级台阶通向一座神庙。

第　一　场

〔群众，然后上场的是朱庇特、俄瑞斯忒斯和保傅。

一妇人　（跑在小儿子面前）瞧瞧你的领带。我已经给你打了三次了。（用手撣灰尘）这儿。好，现在干净了。乖点啊，叫你哭的时候，你就和别人一起哭。听见了吗？

孩子　他们是从这儿出来吗？

妇人　对。

孩子　我害怕。

妇人　应该害怕，我的宝贝。应该怕极了。这样才能或为一个诚实的人。

男甲　他们今天倒碰上好天气。

男乙　幸亏如此！应该说他们还是喜欢太阳的光和热的。去年正赶上下雨。他们那样子可……真可怕。

男甲　是可怕。

男乙 唉!

男丙 等他们回到洞内，就剩我们留在这儿的时候，我要爬上去，仔细瞧瞧这块石头。心想："这回，又能过一年安稳日子了。"

男丁 是吗？就是这样也无法宽慰我的心。从明天开始，我心里又要开始嘀咕："明年他们会是什么模样呢？"他们一年比一年凶恶了。

男乙 住嘴，该死的！说不定他们已经有人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在咱们当中游荡了……有些死人是提前到的。

〔几人面面相觑，心神不安。

一少妇 哪怕马上开始也好啊！这些王宫里的人，他们干什么去了？现在还不到。我可是觉得这么等着最难受了：全到了，大家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着急得直跺脚，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块黑石头……啊！他们就在那儿呢，石头后回。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在等待，想着出来怎么祸害我们，心里暗暗高兴。

一老妇 算了吧，你这个臭女人！谁都知道你为什么害怕，你男人今年春上刚死，可是你已经叫他当了十年王八。

少妇 对对，我承认我是想方设法欺骗他来着。可是我很爱他，我使他生活得愉快。他一点也没起疑，临死的时候还像感恩戴德的狗那样温情脉脉地望了我一眼。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是别人破坏了他的心绪。如今他恨我，他痛苦不堪。过一会儿，他会挨着我，他那轻烟一般的身躯会紧紧贴在我的身上，比任何活人都贴得紧。啊！我要把他像皮围领一样绕在脖子上，把他带回家去。我已经给他准备了几样他爱吃的美味小菜，白面糕点，还有小吃。可是，恐怕什么都无法平息他的怨恨。而且今天夜里……今天夜里，他要和我同床。

男戊　对，她说得对。埃癸斯托斯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再这么等下去，我受不了啦！

男己　随你怎么怨天尤人吧！你以为埃癸斯托斯不像我们这么害怕吗？你愿意像他那样跟阿伽门农面对面呆上二十四小时吗？

少妇　多么可怕的等待啊，太可怕啦！我仿佛觉得你们大家都慢慢地离开我走了。巨石还没有挪开，可每个人都像孤单单的一滴雨水一样，已经在受着自家亡人的折磨了！

〔朱庇特、俄瑞斯忒斯、保傅上。

朱庇特　从这儿过来，这地方好。

俄瑞斯忒斯　这就是阿耳戈斯的公民，阿伽门农王最忠诚的百姓么？

保傅　他们长得可真丑！老爷，你看看，一个个面色蜡黄，眼窝塌陷。一个个吓得要死。这就是迷信的结果。你看看他们，看看他们吧！你如果还需要证据来证明我的人生哲学是多么高超，那你看看他们，然后再看看我的满面红光。

朱庇特　妙不可言的满面红光！我的好好先生，在朱庇特的眼光看来，即使几片罂粟花瓣贴在你脸上，你仍然和这些人一样，不失为粪土。瞧瞧吧，你都发臭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可是他们，鼻孔里充满了自己的臭味。他们比起你来，颇有些自知之明。

〔人群中怨声鼎沸。

男庚　（登上神庙的台阶，对人群讲话）他们存心要逼我们发疯吗？同伴们，咱们一齐喊，把埃癸斯托斯叫出来：我们不能再让他拖延大典了。

众人　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可怜可怜我们吧！

一妇人　是啊！可怜可怜吧！可是谁也不会可怜我！我切齿痛恨

的那个人，他就要来了，带着他那割断的脖子！他要用那看不见的，粘糊糊的手臂紧紧搂住我，整整一夜，他要与我睡觉，整整一夜。啊！（昏厥过去）

俄瑞斯忒斯　简直发疯了！应该告诉这些人……

朱庇特　哎，怎么，年轻人，一个女人一时瞧白眼，值得这么大惊小怪么？您要见识的多啦！

男辛　（跪倒在地）我臭气冲天！我遗臭万年！我是一个卑鄙无耻之徒！你们看，苍蝇像乌鸦一样落在我身上。复仇的苍蝇！叮吧，抠吧，挖吧，到我的皮肉，直到我污秽下流的心里去找食吃吧。我有罪，我万恶不赦，我比下水道、比化粪池还肮脏……

朱庇特　老实人！

数名男子　（将男辛扶起）行啦，行啦。过一会儿，等他们来了，你再讲吧！

〔男辛依然痴痴呆呆，翻着白眼，喘着粗气。

众人　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可怜可怜我们吧，快下令开始吧！我们坚持不住啦！

〔埃癸斯托斯出现在神庙的台阶上，身后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大祭司和众卫士。

第二场

〔前场人物，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大祭司，众卫士。

埃癸斯托斯　狗男女们！你们竟然口出怨言，真是胆大包天！你们干的卑鄙勾当，都忘记了么？按照朱庇特的神意，我要使你们对过去记忆犹新。（转身向克吕泰涅斯特拉）咱们只能

决定开始，不等她了。不过，叫她小心点。我要对她进行惩罚，以儆效尤。

克吕泰涅斯特拉　她答应我服从命令。我敢肯定，她正在梳妆。她大概梳妆打扮的时间太长，耽误了。

埃癸斯托斯　（对众卫士）去，到王宫把厄勒克特拉给我找来，把她带到这里来，不愿来就强拉来！（卫士下。向群众）各就各位。男人在我右首，女人和孩子在我左首。好。

〔静场。埃癸斯托斯等待。

大祭司　这些人受不了啦！

埃癸斯托斯　我知道。如果卫士们……

〔卫士返场。

卫士甲　老爷，我们到处寻找公主。可是王宫里空无一人。

埃癸斯托斯　那好，明天我们再跟她算账。（向大祭司）开始吧！

大祭司　移开大石头。

众人　啊！

〔卫士移开巨石。大祭司向前，直走到岩洞口。

大祭司　你们这些被遗忘的人、被抛弃的人、失望的人，你们像死火山的喷烟一样在地底下、在黑暗中飘飘荡荡，你们除了满腹的怨恨就一无所有了，亡人们，起来吧，今天是你们的节日！来吧，就像风儿驱赶着巨大的硫磺蒸气，从地下升腾起来吧！从世界的脏腑中上来吧！啊，死过上百次的亡人们，我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使你们复苏，变得如同刚刚死去一样。以愤怒、辛酸和复仇精神的名义，我召唤你们，来把你们的仇恨发泄在活人身上吧！来吧，如浓雾一般布满我们的街道，成群地拥挤着混进母亲和孩子、情夫与情妇之间，让我们为不是亡人而懊恼吧！起来，夜里人人害怕的吸

血鬼，恶鬼，幽灵和哈尔比亚们[①]！起来，因说了亵渎神明的言语而死去的士兵们！起来，命途多舛的人，受尽屈辱的人！起来，饥饿而死的人们，你们临终的呼喊就是一声诅咒。你们看，活着的人们已经在这里了，肥美的活生生的猎物已在这里了！起来吧，像旋风一般扑向他们，把他们啃得只剩下骨头！起来！起来！起来！

〔鼓声大作。大祭司在岩洞口前面舞蹈，最初缓慢，后越来越快，直至精疲力尽，倒地。

埃癸斯托斯　他们来了！

众人　太可怕了！

俄瑞斯忒斯　这太不像话了！我要……

朱庇特　看着我，年轻人，正面看着我。好，您明白了。现在，请您不要做声。

俄瑞斯忒斯　您是什么人？

朱庇特　以后您就会知道。

〔埃癸斯托斯缓步走下神庙的台阶。

埃癸斯托斯　他们已经来了。（停顿）阿瑞西，被你嘲弄的丈夫，他来了，他就在这里，紧挨着你，拥抱着你。啊，他抱得多么紧，他多么爱你，他多么恨你！尼西阿斯，你的母亲，她来了，她在这里，你那因无人照料而死去的母亲。还有你，谢盖斯特斯，无耻的高利贷者，他们来了，这些不幸的负债者，因贫困而死以及被你搞得破产而上吊自杀的人。他们就在这里，今天该他们向你讨债了。还有你们，做父母的，充满柔情的父母们，眼睛向下点，往下看，往地上看：他们来了，你们死去的孩子，伸着小手！你们往日拒绝给予他们的

---

① 希腊神话中司暴风的有翅女怪。

快乐，你们往日使他们遭受的痛苦，现在都像铅块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痛苦失望、充满仇恨的小小心灵上。

众人 可怜可怜吧！

埃癸斯托斯 啊，是啊！可怜可怜吧！你们难道不知道，死人从来没有恻隐之心吗？他们的苦痛永远不会消失，因为他们的阳世账已经终结，不能更改了。尼西阿斯，你难道打算用积善积德来抹去从前你给母亲造成的痛苦么？然而你想想，什么样的善行才能够打动她呢？她的灵魂犹如赤日炎炎的正午，没有一丝风，一切都静止不动，一切都万古不变，什么都不生长，只有无情的烈日、纹丝不动的太阳永不停歇地炙烤着它。死去的人再也不能复活——你们懂么，这个无情的字眼——他们再也不能复活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了满蚀不了的看守，看守着你们的罪行。

众人 可怜可怜我们吧！

埃癸斯托斯 怜悯你们？啊，蹩脚的演员们，你们今天可有观众了！这千万只眼睛，目不转睛，带着绝望的眼光，注视着你们的面孔和双手，你们感觉到它的分量了吗？他们看得见我们，他们望着我们，在聚集起来的亡灵面前，我们就像赤身露体一样别想掩饰。哈哈！你们现在已经相当局促不安了！这看不见的、清澈的目光，比你们记得起来的任何目光都要持久，它在炙烤着你们。

众人 可怜可怜我们吧！

众男 饶恕我们吧，我们还活着，你们却死去了。

众女 可怜我们吧！我们的周围是你们的面容和过去属于你们的东西，我们永生永世为你们服丧，我们从黎明号哭到夜晚，再从夜晚号哭到黎明。我们再怎样做也是无济于事，对你们的记忆已散成丝缕，从手指缝中漏走了。每天，记忆总要淡

薄一点，于是我们的罪过就增加一分。你们离开我们，你们离开我们，你们从我们身边流逝，有如流出的血一样。然而，倘若这话能够平息你们灵魂中的激愤的话，啊，我们亲爱的亡人，我愿告诉你们，你们已经毁了我们的生活。

众男　饶恕我们吧，我们还活着，你们却死去了。

众儿童　可怜我们吧！我们生出来，原非本意。我们一个个都因长大了而感到羞耻。我们怎么会冒犯了你们呢？你们看，我们勉勉强强维持着生命，骨瘦如柴，面色苍白，身躯弱小。我们一点声都不出，悄悄溜来溜去，甚至不震动我们周围的空气。我们害怕你们，噢，怕得要命！

众男　饶恕我们吧，我们还活着，你们却死去了。

埃癸斯托斯　肃静！肃静！你们这样哀叹不止，身为你们的国王，我，我该说什么呢？对我的惩罚已经开始：大地颤抖，天空阴暗。亡人中最大的人物就要出现，他就是我亲手杀死的阿伽门农。

俄瑞斯忒斯　（拔剑出鞘）淫棍！我不许你将我父亲的名字和你的鬼把戏搅和在一起！

朱庇特　（拦腰抱住俄瑞斯忒斯）住手，年轻人，住手！

埃癸斯托斯　（转身）谁敢？（厄勒克特拉出现在神庙台阶上，身着白色裙袍。埃癸斯托斯瞥见了她）厄勒克特拉！

众人　厄勒克特拉！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　厄勒克特拉，你说，穿这身衣服是什么意思？

厄勒克特拉　我穿上了我最漂亮的衣服。今天难道不是过节吗？

大祭司　你这是来嘲弄亡人吗？今天是他们的节日，你知道得清清楚楚，你应该穿丧服出现。

厄勒克特拉　丧服？为什么要着丧服？我不害怕我的亡人，你们的亡人与我有什么相干！

埃癸斯托斯　你说的是实话，你的亡人不是我们的亡人。你们瞧瞧她，这个阿特柔斯的孙女，那身妓女打扮。阿特柔斯曾经卑鄙地杀害了他的侄子[1]。你是什么东西！无非是这个被诅咒的家族最后的子孙罢了！我可怜你，才让你留在王宫里。可是今天，我承认我错了，因为在你的血管里流的，一直是阿特柔斯家族肮脏的血液！如果我不好好整治整治你，就要把我们都传染上！畜生！你等着，瞧我会不会惩罚你。到那时，两只眼睛都还不够你哭呢。

众人　亵渎神明啊！

埃癸斯托斯　听见了吧，无耻的东西！你冒犯了百姓，他们在骂你，你听到了吗？他们叫你什么，你听到了吗？倘若没有我在这里抑制着他们的愤怒，他们会就地把你撕成碎片！

众人　亵渎神明啊！

厄勒克特拉　难道快活就是亵渎神明吗？为什么他们不快活呢？谁不让他们快活呢？

埃癸斯托斯　她死去的父亲，就在这里，脸上血迹犹存。而她却在笑……

---

① 阿特柔斯为阿伽门农之父。他的兄弟堤厄斯忒斯曾诱奸他的妻子，并与之争夺王位，被阿特柔斯放逐。堤厄斯忒斯走时，将阿特柔斯的一个儿子带走，将他养大，让他去杀他的父亲阿特柔斯，结果反被阿特柔斯杀死。后来阿特柔斯假意同堤厄斯忒斯和好，请他赴宴，将堤厄斯忒斯两个儿子的肉给他吃。众神为此诅咒阿特柔斯一家不得好报。埃癸斯托斯也是堤厄斯忒斯的儿子，他后来杀死阿伽门农，也算是为父报仇。

厄勒克特拉　你竟然胆敢提起阿伽门农？你知道他夜里是否曾来到我身旁，轻轻地和我说话？你知道他用嘶哑和疲惫的声音对我说些什么爱抚和怀念的话语？我放声大笑，这倒不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笑，我感到幸福。难道你们认为，我的幸福不会使我父亲的心感到快慰么？啊！如果他在这里，如果他看见他女儿身穿雪白的长裙，看到他那沦为下贱女奴的女儿高昂着头，苦难不幸并没有压垮她的自尊心，我确信，他绝不想诅咒我；在他饱受痛苦折磨的脸上，双眼会闪射出光芒，淌血的双唇会露出笑容。

少妇　说不定她说的是真话？

众人　（七嘴八舌）不对，她在骗人，她疯了。厄勒克特拉，求求你，你快走开吧！否则你这样亵渎神明，会给我们招来祸殃的。

厄勒克特拉　你们到底怕什么呢？我向你们四周看看，除了你们的影子，并没有其它的东西。不过，请你们听听我刚刚得知的事情，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在希腊，有着幸福的城市。雪白而宁静的城市，如蜥蜴一般，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就在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天底下，在科任托斯的广场上，孩子们在玩耍。他们的母亲，根本无需为生了这些孩子而请求宽恕。她们微笑着，看着孩子，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啊，阿耳戈斯的母亲们，你们理解吗？一个女人望着她的孩子，心中想道："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他啊！"这种做母亲的骄傲心情，你们还能理解吗？

埃癸斯托斯　你到底住嘴不？否则我要把你的话塞回你的喉咙！

群众中有人叫喊　对！对！叫她住嘴。够了！够了！

也有人叫喊　不！不！让她说！让她说！这是阿伽门农在她身上显灵了。

厄勒克特拉　天气晴朗。平原上到处有人抬头望着天空说道："天气不错。"他们高高兴兴。啊，你们这些自己折磨自己的人！农民们走在自己的田地上，说着："天气不错。"这种朴实的悠然自得，你们已经忘记了么？瞧你们现在这副模样，垂着胳膊，耷拉着脑袋，粗气都不敢出。你们家的亡灵紧贴在你们身上，你们吓得动也不敢动，生怕稍一动弹会把他们挤着碰着。倘若你们的手忽然从一小股潮湿的蒸汽中挥过，这气体就是你们亡父或祖先的灵魂，这该多么可怕，是吗？——你们看我：我伸出手臂，舒展身体，像刚刚睡醒的人一样伸伸懒腰，我占据着我在阳光下应有的位置，该占多少就占多少。难道天会塌下来，砸到我的头顶上么？我还要跳舞。你们瞧，我跳舞。我只感到风儿在吹动我的头发，别的什么也感觉不到。亡灵在哪里？你们相信他们随着节拍和我一起跳舞么？

大祭司　阿耳戈斯的百姓们，我告诉你们，这个女人亵渎神明。她和你们当中听她胡言乱语的人，要遭祸殃的！

厄勒克特拉　啊，我死去的亲人，伊菲革涅亚，我的姐姐[1]，阿伽门农，我的父亲，我惟一的国王，请你们倾听我的祈祷吧！如果我亵渎神明，如果我冒犯了你们痛苦的亡灵，就请你们示意给我吧！赶快示意给我，好让我知道。但是，我的亲人，如果你们认为我说得对，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做声，不要让一片树叶、一茎青草晃动，不要让任何声响来打扰我神圣的舞蹈：因为我为欢乐而舞，为人类的安宁而舞，为幸

[1] 伊菲革涅亚为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所生之长女。希腊联军将开赴特洛伊时，阿尔忒弥斯女神发怒，使海上起逆风，无法航行。阿伽门农依照先知卡尔卡斯的话，杀了伊菲革涅亚来献祭，以平息女神的愤怒。

福和生活而舞。啊，我的亲人，我要求你们保持肃静，以便让我周围的人知道，你们的心是和我在一起的。

〔舞蹈。

人群中声音　她跳了！看她，轻盈得如同跳动的火焰；她在阳光下舞蹈，有如风展旗帜飒飒作响。——而且亡灵们默不作声！

少妇　你们看她那心醉神迷的样子——不，亵渎神明的人绝不会有这样的面庞。对啦！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你一言不发——为什么你不回答？

埃癸斯托斯　跟臭畜生有什么可争论的？把它们杀了就是！以前我饶了她一命，真是大错特错了。不过，这个错误还可以挽回：不要怕，我立即把她砸死在地上，她的整个家族也就随之灭绝了！

众人　威胁不等于回答，埃癸斯托斯！除此以外，你就对我们说不出什么别的了么？

少妇　她跳着舞着，笑容满面，幸福得很，而且亡灵似乎在保护着她。啊，厄勒克特拉，太令人羡慕了！你看我，我也像你一样，伸开双臂，将我的胸脯敞向太阳！

人群中声音　亡人保持着沉默：埃癸斯托斯，你欺骗了我们！

俄瑞斯忒斯　亲爱的厄勒克特拉！

朱庇特　他妈的，我要挫挫这女孩的傲气。（伸出手臂）波济东，卡里布，卡里邦，吕拉比。

〔堵塞岩洞口的巨石沿神庙台阶滚下，轰然作响。厄勒克特拉停止舞蹈。

众人　太可怕了！

〔静场。长久的沉默。

大祭司　噢，卑怯轻浮的百姓们：亡灵们报复了！你们看，苍蝇

有如滚滚烟尘向我们扑来！你们听了亵渎神明的话语，我们遭到了诅咒！

众人　我们什么事也没干，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她来了，用她包藏祸心的话语诱惑了我们！把这个女巫扔到河里去，把她扔到河里去！烧死她！

一位老妇　（指着那位少妇）还有她！她听那番话就像吃蜜糖一样舒服！把她的衣服扒下来，让她赤身露体，拿鞭子抽得她皮开肉绽！

〔众人抓住了少妇，几个男人登上台阶，朝厄勒克特拉扑去。

埃癸斯托斯　（重又挺直身板）肃静，狗男女们！挨着个儿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让我来处置她。（静场）怎么样？你们看见了吧，不服从我是什么下场？现在，你们还怀疑你们的首领吗？回家去吧，亡灵会陪伴着你们，整个白天和整整一夜，他们是你们的客人。在餐桌上，炉灶边，在床上，给他们让出个位置来，尽量用你们堪称典范的行动，使他们忘掉这一切。至于我本人，虽然你们对我的怀疑触犯了我，但是，我宽恕你们。可是你，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怎么样？我这次没成功。下次我要搞好些。

埃癸斯托斯　我不会给你下一次的机会！城邦的法律不允许我在这节日期间惩处人。你知道这一点，所以你滥用了这条规定。但是，你不再是城邦的一员了，我驱逐你出去。你就穿着这件不要脸的衣裙光着脚离开，不许携带行李。如果明天黎明时，你还在我们的城垣内，我要下令，任何遇到你的人，都可以像杀死一只癞皮羊一样杀死你。

〔埃癸斯托斯下，卫士随下。人群列队从厄勒克特拉身旁走过，向她挥舞拳头。

朱庇特　（向俄瑞斯忒斯）怎么样，我的主人？您受感化了吧？这是一段道德教育，或者是我完全搞错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指着厄勒克特拉）这个女人……

俄瑞斯忒斯　这位女子是我的姐姐，老家伙！走开，我要和她说几句话。

朱庇特　（凝视他好一会，然后，耸耸肩膀）随您便吧！

〔朱庇特下，保傅随下。

第　四　场

〔厄勒克特拉（站在神庙的台阶上），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抬起头，注视着他）啊！是你，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你再不能在这城市里呆下去了。你有危险。

厄勒克特拉　有危险？啊，真的！你看见了，我败得好惨。这多少是你的过错，你要知道。不过，我不怪你！

俄瑞斯忒斯　我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你骗了我。（下台阶，向俄瑞斯忒斯走去）让我看看你的脸。是的，我上了你眼睛的当。

俄瑞斯忒斯　时间紧迫，厄勒克特拉。听我说：咱们一起逃走。有个人正在给我搞马匹，我骑马带着你，你坐在我身后。

厄勒克特拉　不！

俄瑞斯忒斯　你不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厄勒克特拉　我不愿意逃走。

俄瑞斯忒斯　我带你到科任托斯去。

厄勒克特拉　（笑）哈哈！科任托斯……你看，虽然你是无意

的，但你还在骗我。我，到科任托斯我能干些什么呢？我还是应该冷静些。昨天我依然有着不高的愿望：当我低垂着眼帘服侍他们用饭的时候，我从睫毛间注视着国王夫妻。那上了年纪的美人，面孔呆滞死板；那男的，肥胖而苍白，干瘪的嘴巴，黑黑的连腮胡子从这边耳朵长到那边耳朵，好像连成一串的蜘蛛。我想着能有一天，看见一股热气，一小股笔直的热气，有如严寒的早晨呼出的一口气一样，从他们豁开的腹部升起。我向你发誓，这就是我的全部夙愿，菲勒勃。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不应当相信你：你的目光并不那么诚实。你知道我认识你以前想过什么吗？我想，一个聪明人在世上，除了有一天能够对其所受之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外，恐怕再也不能期望别的了。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如果你跟我走，你就会看到，人们还可以期望很多很多别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一个聪明人。

厄勒克特拉　我再也不愿意听你说了。你把我害苦了。你来到这里，细腻得有如少女的脸上，眼睛发出如饥似渴的光芒，你使我忘记了仇恨。我松开了攥紧的双手，让我惟一的珍宝滑到了脚下。我本来以为用说教可以治好这里的人们。事情的经过，你已经看见了：他们喜欢他们的痛苦，他们需要有个老伤口，他们用肮脏的指甲去抓挠，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其实应该用暴力来医治他们，只能以毒攻毒。永别了，菲勒勃，走开吧，让我和我可怕的幻梦为伴吧！

俄瑞斯忒斯　他们要杀死你的。

厄勒克特拉　这里有一座庙宇，阿波罗[①]神庙。有时罪犯躲在

---

①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又是诗歌、音乐、预言之神，亦能救苦救难，又称“拯救之神”。

庙内。只要他们呆在里面不出来，谁也休想触动他们一根毫毛。我就藏身庙内好了。

俄瑞斯忒斯　你为什么拒绝我的帮助呢？

厄勒克特拉　应该帮助我的不是你。会有别的人来解救我的。（稍停）我的弟弟没有死，我知道。我等待着他。

俄瑞斯忒斯　如果他不来呢？

厄勒克特拉　他会来的，他不会不来。他属于我们的家族，你懂吗？他和我一样，生下来血液里就带有犯罪和不幸。他是一位伟大的武士。两只血红的大眼睛，和我们的父亲一模一样，总是蕴含着愤怒。他受着痛苦的折磨，弄不清自己的命运是怎么回事，就像被剖了腹的马，四蹄与五脏六腑搅成一团。现在，只要稍微一动，他就会把五脏六腑掏出来。我敢肯定，他会来的，这个城市吸引着他。因为在这里他能制造最大的灾祸，并且自食最大的恶果。他要来的，低垂着头，痛苦不堪，急不可耐。他使我感到害怕：每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都看见他，并惊叫着醒过来。然而我等着他，我爱他。我必须留在这里，以引导他的怒火——我是有头脑的——并亲手将罪人指给他看，对他说："刺吧，俄瑞斯忒斯，砍吧，罪人就在这里！"

俄瑞斯忒斯　如果你弟弟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呢？

厄勒克特拉　那你说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该怎么样？

俄瑞斯忒斯　如果他在一个幸福的城邦中长大，不愿意再报效他的家族了呢？

厄勒克特拉　那我就朝他脸上啐一口唾沫，对他说："滚开吧，你这只狗，滚到女人堆里去。你简直是个女人胚。然而，你打错了算盘，你是阿特柔斯的孙子，你逃不脱阿特柔斯家人

的命运！你宁愿蒙受耻辱，不愿犯罪，随你的便吧！但是，命运要找上门来，那时你就要先蒙受耻辱，然后身不由己地犯下罪孽！”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就是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叫喊失声）你说谎！

俄瑞斯忒斯　凭我父亲阿伽门农的亡灵，我向你发誓：我是俄瑞斯忒斯。（沉默片刻）怎么？还等什么，干吗不往我脸上啐呀！

厄勒克特拉　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看着俄瑞斯忒斯）这漂亮的额头，是我弟弟的额头。这闪闪发光的眼睛，是我弟弟的眼睛。俄瑞斯忒斯啊！我倒宁愿我弟弟死了，让你还是菲勒勃。（腼腆地）你真的在科任托斯生活过吗？

俄瑞斯忒斯　不，是雅典的市民将我抚育成人。

厄勒克特拉　看上去，你真年轻！你打过仗吗？你身旁佩的剑，你使用过吗？

俄瑞斯忒斯　从来没有。

厄勒克特拉　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并不太孤独：我在等待着另外一个人。我只想着他的力量，而从不想我自己的弱小。现在，你就在我眼前了。俄瑞斯忒斯曾经是你。我望着你，我明白了，我们是两个孤儿。（稍停）可是你知道，我爱你。比起想象中的俄瑞斯忒斯来，我更爱你。

俄瑞斯忒斯　如果你爱我，那就来吧：我们一道逃走。

厄勒克特拉　逃走？和你？不。阿特柔斯家族的命运应该在这里决定。我是阿特柔斯家族的一员。我对你一无所求。我再也不愿意向菲勒勃要求什么了。但是我留在这里。

〔朱庇特出现在舞台后部，躲藏起来偷听他们谈话。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是俄瑞斯忒斯，你的弟弟。我也是

阿特柔斯家族的一员，你的位置是在我身旁。

厄勒克特拉　不，你不是我弟弟，我也不认识你。俄瑞斯忒斯已经死了，这对他实在是再好也不过了。从今以后，我要在祭奠我父亲和我姐姐的亡灵时，一道祭奠他的亡灵。可是你，你来索取阿特柔斯家族的姓氏，你是什么人，可以自称是我们家族的人呢？难道你曾经在谋杀阴影的笼罩下生活过么？你应是个文静的孩子，神态温柔端庄，带有你养父的高傲神态，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两眼充满自信，闪闪发光。你相信人们，因为他们在餐桌上，在床榻边，在楼梯上，都对你笑容可掬，因为他们是人的忠实奴仆。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因为你有万贯家财，你的玩具数不胜数。可能有时你想过，人世并不那么丑恶。你认为在生活中随波逐流是一种乐趣，就像洗一个舒舒服服的温水澡，发出惬意的呻吟那样。而我，六岁时便沦为女仆[①]，我对一切都不相信了。（稍停）走开吧，好心人。好心人对我毫无用处：我需要的是一个同谋。

俄瑞斯忒斯　你想，我会抛下你孤单单一个人么？既然你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你留在这儿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厄勒克特拉　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永别了，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你赶我走么？（走了几步又停下）你等待着一个气势汹汹的武士，我与他并不相像，难道这是我的过错么？如果来的果然是那样的人，你会抓住他的手，对他说："砍吧！刺吧！"而对我，你什么要求也没有。上帝啊，我是什么人啊，连我的亲姐姐都不考验我一下，就不认我了？

---

① 按照希腊神话传说，这是不可能的。阿伽门农出征特洛伊十年。厄勒克特拉与俄瑞斯忒斯均应为出征前所生。

厄勒克特拉 啊！菲勒勃，我不能在你没有仇恨的心灵上压这样一副重担！

俄瑞斯忒斯 （痛苦不堪）你说得真好：没有仇恨。也没有爱。你，我本来可以爱你的。本来可以……然而，为了爱，为了恨，应该献出自己。一个人，出生富裕之家，稳稳地置身于他的财富之中，某一天，他把自己奉献给了爱，奉献给了恨，并且和自己一起，把他的土地、房屋和往昔的回忆都献出去了。这个人是美的。而我是什么人，我有什么可以献出来呢？我不过是苟活于世：今天在城中游荡的幽灵，我比任何一个都更虚无缥缈。我体会过幽灵的爱情，有如轻烟一般捉摸不定，稀疏淡薄；但是我没有体验过活人炽热的感情。（稍停）耻辱啊！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我的姐姐却不肯认我。现在，我该走向何方？哪一个城邦该是我的落脚之处呢？

厄勒克特拉 难道没有这么一个城邦，那儿有美丽的姑娘等待着你么？

俄瑞斯忒斯 没有任何人等待着我。我从这个城市走到那个城市，对于别人也好，对我自己也好，都是外邦人。我走过之后，城门随即关闭，犹如涟漪消失后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我离开阿耳戈斯之后，除了在你心头留下幻想破灭的辛醒以外，此行还能留下什么呢？

厄勒克特拉 你向我说过有幸福的城市……

俄瑞斯忒斯 对幸福我是朝思暮想的。我希望有我自己对往昔的回忆，有我自己的土地，在阿耳戈斯人中间有我自己的地位。（静场）厄勒克特拉，我不离开这里。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走吧，我求求你：我真可怜你。如果我是你心目中的亲人，你就走吧。你只会遭到不幸，而且你滑白

的心地，说不定会使我的计划遭到失败。

俄瑞斯忒斯　我不走。

厄勒克特拉　你以为在这儿我会让你那讨厌的纯洁保持下去，让你留下做吓人的无言的法官，审判我的行动么？为什么你还固执己见呢？这里没有一个人要你。

俄瑞斯忒斯　这是我惟一的机会。厄勒克特拉，你不能拒绝给我这个机会。请你理解我：我要成为某一个地方的人，众人中的一员。就说一个奴隶吧，当他走过的时候虽然疲惫不堪，心情抑郁，背负重物，步履艰难，为使自己不跌倒，望着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的脚，但他是走在他的城市之中，犹如一片树叶长在绿叶丛中，犹如一棵树长在森林之中。虽然令人压抑而且灼热，但阿耳戈斯就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阿耳戈斯的一切。厄勒克特拉，我愿意当这个奴隶，我多么希望将城市拉在我的身旁，裹在我的身上，就像裹在毯子里一样。我不走了。

厄勒克特拉　即使你在我们当中呆上一百年，你也永远是个外邦人，比在大路上游荡还要孤单。人们将垂下眼帘，用眼角乜斜你。如果你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说话也要放低嗓门。

俄瑞斯忒斯　为你们效劳真的如此之难吗？我可以保卫城池，我也有黄金，可以周济你们的穷苦人。

厄勒克特拉　我们既不缺少将校，也不缺乏乐善好施的慈善人。

俄瑞斯忒斯　那……

〔低头走了几步。朱庇特出现，搓手注视着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重又抬起头）至少让我看明白也好啊！啊，宙斯[1]，宙斯，上天之王，我很少有求于你，你也很少垂青于

① 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

我。但你可以为我作证，我从来是与人为善的。现在，我厌倦了，我再也不分善与恶，我需要的是给我指出一条我应走的路。宙斯，难道一个国王的儿子，被赶出他出生的城市，就真的该虔诚地忍受放逐之苦，低垂着头，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离开他的家乡么？这就是你的意愿么？我实在不能相信。然而……然而你又不许杀生……啊！谁在谈起杀生？我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宙斯，我向你祈求：如果忍气吞声和甘受胯下之辱是你强加给我的天条，就请你向我显圣吧，因为我对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朱庇特 （自言自语）怎么办？对，为你效劳！阿布拉克萨斯，加拉，加拉，嚓，嚓！

（巨石周围光芒四射。

厄勒克特拉 （笑出声来）哈！哈！今天圣迹接二连三出现！你看，虔诚的菲勒勃，你看，求教众神得到的就是这个！（狂笑不止）善良的年轻人……虔诚的菲勒勃："向我显圣吧，宙斯，向我显圣吧！"于是，神圣的巨石周围光芒四射。走开吧！到科任托斯去吧！到科任托斯去吧！走吧！

俄瑞斯忒斯 （注视巨石）那么……这就是善么？（稍停，久久注视巨石）乖乖地听话。乖乖地。总是说"对不起"和"谢谢"……是么？（稍停，一直注视着巨石）善。他们的善……（稍停）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快走，快走吧！不要让这位贤哲的奶娘失望，她正从奥林匹斯山顶[1]向你俯下身来。（戛然而止，目瞪口呆）你怎么啦？

---

[1] 奥林匹斯山在希腊北部马其顿与忒萨利亚之间，高约三千二百公尺，是希腊半岛最高的山。古人相信它的顶巅直入云中，认为它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俄瑞斯忒斯　（声音变了）还有一条路。

厄勒克特拉　（惊恐万状）不要违抗了，菲勒勃。你已经请示过众神的旨意了：那好啦！你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

俄瑞斯忒斯　旨意？……是的……你是指这巨石四周的光芒么？这光芒并不是为我闪射的。现在谁也不能再对我发号施令了。

厄勒克特拉　你说话叫人摸不着头脑。

俄瑞斯忒斯　你现在忽然间距离我多么遥远啊……一切都改变了，变得多么厉害啊！在我周围，以前存在着有生机的、热乎乎的东西。现在有什么东西刚刚死去了。一切都是多么空虚……啊！茫茫的空间，漫无边际……（走了几步）黑夜降临了……你不觉得天冷了吗？……可是，是什么……是什么刚刚死去了？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我告诉你还有一条路……我的路。你没有看见吗？这条路从这里开始，下坡通向城里。应该下去，你懂吗，一直下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是在一个洞穴的尽头，最里头……（向前，朝厄勒克特拉走去）你是我的姐姐，厄勒克特拉，这座城市是我的城市。我的姐姐！

〔抓住厄勒克特拉的手臂。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你弄得我好疼，你使我害怕——而且我不属于你。

俄瑞斯忒斯　我知道。还不属于我，我还太轻。我必须用一个重大的罪行作为我的压舱之物，使我直沉下去，直沉到阿耳戈斯的渊底。

厄勒克特拉　你准备干什么？

俄瑞斯忒斯　等等。让我向这个无瑕的轻薄之物告别，它就是我

过去的形象。让我向我的青春年华告别。科任托斯或雅典的傍晚，充满歌声、芳香四溢的夜晚，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清晨，充满希望的清晨……好了，永别了！永别了！（朝厄勒克特拉走去）来，厄勒克特拉，好好看看我们的城市。它就在那边，在阳光映照下通红一片，人和苍蝇嗡嗡作响。夏日的午后，它处于不能自拔的麻木之中。它的每一堵墙壁，每一个屋顶，每一扇关闭的门扉，都不欢迎我。然而，必须征服这个城市，从今天早上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你也一样，厄勒克特拉，也要征服你。我会征服你们的。我要变作一把利斧，将这顽固的城墙劈作两半。我要把这些笃信宗教的人家砸烂，从它们开裂的伤口会散发出饲料和焚香的气味。我要变作一把大斧，砍进这座城市的心脏，就像一把大斧砍进橡树树心一般。

厄勒克特拉　你变得多么厉害：你的眼睛不再闪闪发亮，而变得暗淡无光了。唉！菲勒勃，你从前那样温柔！而现在，你跟我讲话，就像我梦中的那个人和我讲话一样。

俄瑞斯忒斯　听我说：这些人被他们死去的亲人包围，在他们阴暗的房间里瑟瑟发抖。假如说，我将他们全部的罪行都承担起来，假如说我想作一个名副其实的“盗窃悔恨的人”，将他们的全部悔恨都放在我的心上：欺骗了她丈夫的那位女子的悔恨，让他母亲死去的那位商人的悔恨，将欠他债的人搜括至死的高利贷者的悔恨。到了那一天，我心头的悔恨将比阿耳戈斯的苍蝇还要多，全城的悔恨都将集中在我的身上，你说，我不是就获得了城邦公民权，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了吗？到那时候，在你们血迹斑斑的城墙之中，我不是也和呆在自己家里一样了吗？不是正像那个围着红色围裙的屠夫，四周挂着他刚刚宰完的带血的牛肉，呆在自己的铺子里一

样吗？

厄勒克特拉　你想为我们抵罪么？

俄瑞斯忒斯　抵罪？我说要把你们的悔恨放在我的心头，但我并没有说将这些聒噪的飞禽如何处置：说不定我要拧断它们的脖子。

厄勒克特拉　你怎么能承担起我们的痛苦呢？

俄瑞斯忒斯　你们只要要求摆脱痛苦就行了。事实上，强迫你们在心中保留这些痛苦的，就是国王和王后。

厄勒克特拉　国王和王后……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众神为我作证，我本来是不愿让他们流血的。

〔静场良久。

厄勒克特拉　你太年轻，太软弱了……

俄瑞斯忒斯　怎么，现在你要后退了么？把我藏在王宫里，今天晚上带我到国王王后的床榻跟前，你就会看到我是不是太软弱。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这是你第一次叫我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是的。果真是你。你是俄瑞斯忒斯。我认不出你来了，因为我等待着的你不是这个样子。然而，我口中这股苦味，这股发烧的味道，我在梦中已经尝到过千百次了，我辨别得出来。你终于来了，俄瑞斯忒斯，你决心已下。我现在，就像在梦中一样，正处于一个无法弥补的行动的起点上，我害怕——就像在梦中一样。啊，日夜盼望的时刻，又怕它到来的时刻啊！现在，每时每刻都息息相关，犹如一台机器上的大小齿轮互相咬紧一样。我们一刻也不能怠慢，直到让他们两人都四脚朝天躺在地上，而孔就像被踩了一脚的桑葚。让他们血流满地！正是你要结果他们。从前你的眼光

多么温柔！唉！我永远不会再看见那柔和的目光了，永远也不会再看见菲勒勃了。俄瑞斯忒斯，你是我的兄弟，你是咱们家的家长[1]，拥抱我吧，保护我吧！我们正在迎接极大的苦痛。

〔俄瑞斯忒斯将厄勒克特拉抱在怀里。朱庇特从藏身之处走出，悄然离开。

——幕落

第 二 景

〔王宫中。宝座大殿。一尊朱庇特雕像，表情可怖，血迹斑斑。日暮时分。

第 一 场

〔厄勒克特拉首先上场，然后向俄瑞斯忒斯摆手示意，俄瑞斯忒斯上。

俄瑞斯忒斯　有人来了！（拔剑在手）

厄勒克特拉　是巡逻的士兵。跟我来，我们藏在这里。

〔二人藏身于宝座之后。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隐藏），士兵二人。

士兵甲　这苍蝇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跟疯了一样。

---

① 古希腊习俗，父死后，子为家长。

士兵乙 苍蝇闻到了死人味道，高兴了。我连呵欠都不敢打，怕一张嘴，苍蝇就冲进来，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飞进我的嗓子眼。(厄勒克特拉猛一露头，又隐藏起来) 咦，有什么响动。

士兵甲 是阿伽门农坐在宝座上。

士兵乙 是他那大屁股压得宝座板嘎嘎直响？不可能，伙计，死人可没有分量。

士兵甲 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分量的。可是他，成为王室死人以前，可是一位活生生的国王啊！不管年头好坏，平均总有一百二十五公斤吧！若是他剩不下几斤重，那才稀奇呢！

士兵乙 那么……你确信他在这儿？

士兵甲 那你说他在哪儿？我要是一位故去的国王，嘿，要是每年有二十四小时可以还阳，我肯定回来坐在我的宝座上。坐上一整天，追忆以前的大好时光，不去祸害任何人。

士兵乙 你现在活着，你才这么说。你要是死了，大概也和别的死人一样干坏事。(士兵甲给了士兵乙一个嘴巴) 喃喃！这还了得！

士兵甲 这是为你好，你看，我一下子就打死了七个，简直是一群。

士兵乙 一群死人？

士兵甲 不是。一群苍蝇。哎呀，我满手都是血。(往军裤上擦手) 该死的苍蝇！

士兵乙 上帝让它们生出来就是死的那该有多好！你看这儿这些死人，一个个全都一声不吭，规规矩矩呆着，毫不碍事。苍蝇死了，大概也差不多。

士兵甲 住嘴！我琢磨呀，说不定这儿还得加上苍蝇的幽灵……

士兵乙 谁说不是呢！

士兵甲　你想想看！这些小玩艺儿，每天上百万地死去。要是把去年夏天以来死的苍蝇都在城里放出来，有一个活的，就得有三百六十五只死的，围着我们嗡嗡转。呸！那空气都得粘糊糊的，全是苍蝇。到那时，一张嘴就得吃苍蝇，一呼吸就得进苍蝇，一股一股的苍蝇粘糊糊的，钻到我们的气管和肠胃里去……喂，你说，说不定这间屋子有怪味，就是因为这个。

士兵乙　唔！像这么大的一千平方尺的大殿，有几个死人就能熏臭了。人说死人有口臭。

士兵甲　我告诉你，这些死人相互吸血呢……

士兵乙　我跟你说，有点不对劲：木板直响。

〔士兵甲乙从右边走到宝座后面观察。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从左边绕到前面，绕过宝座台阶。等士兵从左边出来时，他们已从右边回到藏身之处。

士兵甲　你看，明明白白没人嘛！这是阿伽门农，我告诉你，这是神圣的阿伽门农！他大概坐在这儿层坐垫上，身子挺得笔直，像根竹竿一样，正瞧着我们：除了瞧瞧我们，他那时间可怎么打发呀！

士兵乙　那咱们最好改改姿势，苍蝇弄得鼻子直痒痒，也只好认了。

士兵甲　我倒宁愿呆在哨所里，来上一盘棋，那该多美！在那儿，回来的死鬼是咱们的伙伴，也和咱们一样，是普通一兵。可在这儿，我一想到先王坐在上边，数着我上衣上缺几颗钮扣，就像将领检阅我们似的，我就觉得不自在。

〔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上，仆人掌灯随上。

埃癸斯托斯　下去！

第 三 场

〔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隐藏）。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你怎么啦？

埃癸斯托斯　你看见了么？要不是我用恐怖吓住他们，转眼之间，他们就会把悔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使你心神不安的，难道就是这个么？在必要的时候，你总是有办法使他们那股反叛劲顿然消失的。

埃癸斯托斯　可能。这套把戏对我真是易如反掌。（稍停）我后悔不该惩处厄勒克特拉。

克吕泰涅斯特拉　是因为她是我生的么？既然你高兴那么做，那就行了。凡是你做的事，我都觉得做得好。

埃癸斯托斯　夫人，我感到后悔并不是因为你。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并不喜欢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　我受够了。我用手臂，将全国百姓的悔恨托在空中，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我穿得像个吓唬人的稻草人，这些黑衣服最后把我的灵魂也给染黑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可是，老爷，我自己……

埃癸斯托斯　我知道，夫人，我知道：你马上要向我提起你的悔恨。真的，我很羡慕你，这悔恨充实了你的生活。我呢，我没有悔恨，因此阿耳戈斯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忧伤。

克吕泰涅斯特拉　我亲爱的老爷……（挨近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别过来，你这轻浮的女人！他在看着，你不感到羞耻吗？

克吕泰涅斯特拉　他在看着？谁能看见我们？

埃癸斯托斯　怎么？国王呀！今天早晨把死鬼放出来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老爷，我求求你……死鬼在地底下，不会这么快就妨碍我们。难道你忘了，这套鬼把戏是你自己为老百姓编出来的？

埃癸斯托斯　夫人言之有理。你瞧我很累了，你走开吧，我要一个人好好想想。

〔克吕泰涅斯特拉下。

第　四　场

〔埃癸斯托斯、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隐藏）。

埃癸斯托斯　朱庇特，难道你需要的阿耳戈斯王就是这般模样么？我去，我来，我会高声叫喊，我到处摆出这副盛气凌人的可怕的架势，凡是瞥见我的人都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然而我是一个空空的躯壳：一头野兽在我不知不觉中吞食了我的五脏六腑。此刻，我顾影自怜，发现我比死去的阿伽门农更加是个死人。我说过我很忧伤吗？那我是说谎。一片茫茫沙漠，在清澄虚无的天空之下，无数虚无的黄沙，这既不是忧伤，也不是快乐：它是阴森可怖的。啊！只要我能流下一滴眼泪，就是送掉我的王国，也在所不惜啊！

〔朱庇特上。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朱庇特。

朱庇特　诉说你的愁怨吧：你是一个与其他国王差不多的国王。

埃癸斯托斯　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朱庇特　你认不出我来啦?

埃癸斯托斯　滚出去，否则我要叫卫士痛打你一顿。

朱庇特　你认不出我来啦?可是你见过我。梦中见过。对，我那时模样比现在可怕。(雷鸣电闪，朱庇特现出可怖神情)是这模样?

埃癸斯托斯　朱庇特!

朱庇特　这就对了。(又变得笑容可掬，走近雕像)这是我吧?阿耳戈斯的居民们，他们祈祷时看见的我，是这样的吧?当然喽，一位天神能这样面对面端详自己的形象，是难得的事。(稍停)我长得真是丑陋不堪!他们大概不会很喜欢我。

埃癸斯托斯　他们怕您。

朱庇特　太妙了!我要人家喜欢我有什么用!你呢，你喜欢我吗?

埃癸斯托斯　您要我怎么样呢?我难道不是已经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了吗?

朱庇特　永远不够!

埃癸斯托斯　我要累死了!

朱庇特　不要夸大其辞吧!你身体不错，又肥又胖。这我倒不怪你。这是上等的王室油脂，黄黄的像蜡油。这倒是需要的。你注定还要活上二十年。

埃癸斯托斯　还要二十年!

朱庇特　你希望死么?

埃癸斯托斯　是的。

朱庇特　如果有一个人走进这里，手执出鞘的利剑，你会引颈待毙么?

埃癸斯托斯　我不知道。

朱庇特 好好听我说。如果你像小牛一样任人宰割，我们就要惩处你，惩一儆百，叫你永生永世作龌龊人的王。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埃癸斯托斯 有人要杀我？

朱庇特 似乎如此。

埃癸斯托斯 厄勒克特拉？

朱庇特 还有一个人。

埃癸斯托斯 谁？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

埃癸斯托斯 啊！（稍停）那好，这是在劫难逃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朱庇特 “我有什么办法呢？”（改变口气）立即下令，逮住一个年轻的自称名叫菲勒勃的外邦人。叫人把他和厄勒克特拉关进地牢——我准你把他们永世扔在地牢里。好啦！你还等什么？叫卫士吧！

埃癸斯托斯 不。

朱庇特 请问你能否把拒绝的理由告诉我？

埃癸斯托斯 我疲倦了。

朱庇特 为什么盯着你的脚尖？你布满血丝的大眼睛，转过来望着我！看这儿，看这儿！你出身高贵，却像一匹马一样愚蠢。不过，你的这种抗命不从与那些使我激怒的违抗有所不同：这好比是一点调味的辣子，过一会儿，会使你的俯首听命显得更加有味。我知道你最后会接受的。

埃癸斯托斯 告诉您，我不愿意按您的意图行事了。我过去干得太多了！

朱庇特 加油！顶吧！顶吧！啊！我喜欢你这样的心灵！你双眼闪射出炯炯的光芒，握紧拳头，当着朱庇特的面拒绝服从。

然而，你这没有头脑的家伙，你这匹小马驹，不听话的小马驹，你心里早就跟我说同意了。好，你得服从。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离开奥林匹斯山么？我是想预先给你报个凶信，希望阻止这场凶杀。

埃癸斯托斯　给我报个信！……这真奇怪呀！

朱庇特　相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想使你避开这个危险。

埃癸斯托斯　谁要求您这样做的？阿伽门农，那时您给他报信了么？他可是很想活的！

朱庇特　啊，你这天生忘恩负义的家伙！啊，你这个讨厌的人！我对你，比对阿伽门农更亲，我向你证明了这一点，你反倒怨气冲天。

埃癸斯托斯　比阿伽门农更亲？我？您亲的是俄瑞斯忒斯。您容许我毁掉自己，任凭我手执斧头，直奔国王的浴盆——那时肯定您在神山之巅舐着嘴唇，心中暗想，罪人的灵魂是多么令人惬意。可是今天，您保护着俄瑞斯忒斯，不让他犯罪——而我，您促使我杀了父亲；您又选中了我，拉住要报仇的儿子的胳膊。我大概只配当一个杀人凶手。而他，对不起，肯定您对他另有打算了。

朱庇特　多么奇怪的嫉妒！放心吧：我喜欢他并不胜于喜欢你。我谁都不喜欢。

埃癸斯托斯　那么，不公平的神明，请您看看你们叫我成了什么人！您说：如果您今天要阻止俄瑞斯忒斯蓄谋的凶杀，那您从前为什么又允许我杀人？

朱庇特　并不是所有的罪行都同样地令我讨厌。埃癸斯托斯，你我都是王，我坦率地对你讲：第一件罪行，是我犯的，因为我创造出的人是会死的。自那以后，你们这些杀人凶手，又有什么办法呢？要杀死你们的受害者吗？好吧，反正受害者

本身就已孕育着死亡。你们最多是加速了这个死的发展过程而已。如果你不杀死阿伽门农，你知道他后来的遭遇如何吗？三个月以后，他应该患中风，死于一位美丽的女奴的怀抱之中。可是你的罪行帮了我的忙。

埃癸斯托斯　帮了您的忙？十五年来，我一直在赎罪，这罪行反倒帮了您的忙？真是倒霉透了！

朱庇特　怎么？正是因为你赎罪，这才帮了我的忙呀？我喜欢付出代价的犯罪。我很喜欢你的罪行，因为那场凶杀是缺乏理智的，昏头昏脑的，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老式的，与其说是人祸，不如说更像天灾。你对我不曾有一瞬间的对抗，你在极度疯狂和恐惧之中猛砍下去。等到狂热平息下来，你带着恐惧的心理反复考虑你的行为，于是你不想承认了。然而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死了一个人，却有两万人堕入悔恨之中，这就是结论。我这桩买卖做得合算！

埃癸斯托斯　我明白了您这番话的涵义：俄瑞斯忒斯是不会惧悔的。

朱庇特　毫无疑义。此刻他正在头脑冷静地、稳稳当当地、颇为得法地设计他的计划。一场毫无悔恨、肆无忌惮、平静无波的凶杀，在杀人凶手心灵中这事如雾气一般轻盈，毫无压力，这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一定要阻止！啊，我痛惬新的一代所犯的这些罪：这些罪有如稗子一样，徒劳无益。这个温柔的年轻人，会像宰小鸡一样将你杀死，然后走开。双手沾满鲜血，良心却不受谴责。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我真的会感到受了羞辱。来！叫你的卫士吧！

埃癸斯托斯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不叫。正在酝酿的这场凶杀令您那样不快，因此它反而使我高兴。

朱庇特　（改换口气）埃癸斯托斯，你是国王，我这是向你作为

国王的良心说话，因为你喜欢统治。

埃癸斯托斯　那又怎么样？

朱庇特　你恨我。但是咱们是亲戚。我按照我的形象塑造了你：一个国王，他就是一位地上的神明，像神明一样高贵和阴森可怕。

埃癸斯托斯　阴森可怕？您？

朱庇特　你看看我！（静场良久）我跟你说了，你是按照我的形象塑造的。我们两个人都要使天下安宁。你在阿耳戈斯，我在全世界。在我们的心头，沉重地压着同一个秘密。

埃癸斯托斯　我没有秘密。

朱庇特　有。跟我有同样的秘密。使众神和众国王痛苦的秘密，这就是：人是自由的。埃癸斯托斯，他们是自由的。这一点，你知道，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埃癸斯托斯　那当然喽！如果他们知道，还不在我王宫四周放火，把它付之一炬！十五年来，我一直搞这套把戏，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

朱庇特　你很明白，咱们都一样。

埃癸斯托斯　一样？一位天神说他和我一样，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自我上台以来，我的全部言行都旨在塑造我的形象，我要使我的形象深深印在每个臣民的心中，即使他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感到我严厉的目光透入他的思想深处。然而第一个受害者竟是我自己：我也只会用他们看我的眼光来看我自己了。我俯身于他们心灵的井口，在井底看见了我自己的形象。它使我感到厌恶，把我吓得目瞪口呆。万能的神啊，无非别人对我心怀恐惧罢了，除此之外，我是个什么呢？

朱庇特　那你以为我又是个什么呢？（指着雕像）我也一样，我有我的形象。你以为我见了它不感到头晕目眩么？十万年

来，我在世人面前舞蹈。一种缓慢、阴沉的舞蹈。必须让他们瞧着我：只要他们的眼睛盯在我身上，就会忘了看他们自己。如果我稍微一走神，如果让他们的目光移开的话……

埃癸斯托斯　怎么样？

朱庇特　算了。这只跟我有关系。你疲倦了，埃癸斯托斯，但是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你会死去。我则不会。只要这大地上有人类，我就非得在他们面前跳舞不可。

埃癸斯托斯　唉！可是，是谁迫使我们非这样做不可呢？

朱庇特　没有谁，无非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嗜好。你喜欢"治"，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治。这是真话。正是为这个，我引诱了克吕泰涅斯特拉；正是为这个我杀死了国王。我希望到处有治，并且通过我来体现。我没有欲望，没有爱情，没有希望地活了这么多年，我做到了有治。噢，这可怕的神圣的嗜好啊！

朱庇特　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嗜好：我是天神，而你天生就是要当国王的。

埃癸斯托斯　天哪！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我的创造物，我的会死的兄弟啊，以我们两人为之效劳的治的名义，我命令你：把俄瑞斯忒斯和他的姐姐抓起来。

埃癸斯托斯　他们真的那么危险么？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知道他是自由的。

埃癸斯托斯　（急切地）他知道他是自由的。那么，将他关进铁窗这还不够。一个自由人呆在一座城市里，恰如一只癞皮羊呆在羊群里一样。他要把我的整个王国传染上，毁了我的事业。万能的天神啊，您还等什么，还不叫雷劈死他？

朱庇特　（缓慢地）叫雷劈死他？（稍停。疲倦，弓起背）埃癸

斯托斯，众神还有一个秘密……

埃癸斯托斯　您又要对我说什么？

朱庇特　一个人的灵魂中，一旦自由爆发出来，众神对他就毫无办法了。因为这是人间的事情，应该由其他的人——也只能由其他的人来决定，是让他到处走呢，还是将他扼杀。

埃癸斯托斯　（注视朱庇特）将他扼杀？……很好。我一定服从您的命令。可是，请您再不要说什么了，也不要再呆在这儿了。因为我受不了。

〔朱庇特下。

第　六　场

〔埃癸斯托斯独自一人呆了片刻；然后，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出现。

厄勒克特拉　（跳至门边）刺死他！别让他喊出声！我把住门。

埃癸斯托斯　原来是你，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看剑！

埃癸斯托斯　我不自卫。现在我叫人也太晚了，我感到庆幸的是为时太晚了。我不自卫：我愿意你把我杀死。

俄瑞斯忒斯　那好。用什么方式无关紧要。我反正要当杀人凶手。

〔剑击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踉跄）你刺得很准。（拼命抓住俄瑞斯忒斯）让我看看你。你真的不懊悔吗？

俄瑞斯忒斯　懊悔？为什么？我干的是正义的事。

埃癸斯托斯　正义的事，这正是朱庇特希望的事。你藏身这里，听到了他的话。

俄瑞斯忒斯　朱庇特关我什么事？正义是人的事，我不需要一位天神来指教我。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杀死你是正义之举，摧毁你对阿耳戈斯人进行统治的王国是正义之举，将他们自尊的情感还给他们是正义之举。

〔俄瑞斯忒斯将埃癸斯托斯推开。

埃癸斯托斯　疼啊！

厄勒克特拉　他站不稳了，面色苍白。太可怕了！一个人死的时候，真难看啊！

俄瑞斯忒斯　住嘴！不要让他将别的记忆带进坟墓，只要他记住我们的快乐！

埃癸斯托斯　让你们两人都受到诅咒吧！

俄瑞斯忒斯　你这口气还没咽完？（又刺埃癸斯托斯一剑，埃癸斯托斯倒地）

埃癸斯托斯　当心苍蝇，俄瑞斯忒斯，当心苍蝇！事情还没完呢！（死去）

俄瑞斯忒斯　（用脚碰碰埃癸斯托斯）不管怎么说，对他来说，是全部完结了。领我到王后的卧室去！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她再也无法加害于我们了……

俄瑞斯忒斯　那又怎么样？……我认不出你来了。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我也认不出你来了。

俄瑞斯忒斯　那好，我一个人去。（下）

第七场

〔厄勒克特拉独自一人。

厄勒克特拉　她马上要喊叫了吧？（稍停。侧耳细听）他正在走廊上行走。等他打开第四扇门……啊！我曾经希望如此！我现在也是这样希望，我必须还希望如此。（注视埃癸斯托斯）这个已经死了。我所希望的原来是这个。真没想到。〔走近埃癸斯托斯）我在梦中曾经上百次地看见他，就是躺在这个地方，心口上插着一把剑，他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是多么恨他，我从对他的憎恨中感到多么快乐。可现在他不像睡着的样子，他睁着眼睛，瞧着我。他死了——我心中的仇恨也和他一起死了。我在这里等待着。另外一个，在她的卧室深处，还活着。她马上就要叫喊起来。她会像野兽一样嚎叫。啊！这眼光我受不了。（跪下，将一件外套扔在埃癸斯托斯脸上）我所希望的到底是什么？（静场。传来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喊声）他把她刺杀了。她是我们的母亲，他把她杀死了。（立起）好了，我的仇敌全死了。几年当中，我预先享受了他们的死带给我的快乐。而现在，我的心仿佛被钳子夹住了。难道十五年之中我一直在欺骗自己吗？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并不懦弱！我曾经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我现在仍然这样希望。我曾经期望看到这只肮脏的胖猪躺在我的脚下。（扯过外套）你这死鱼一般的目光，没什么了不起！我曾经期望有朝一日看到它，现在看到了，感到欣慰。（传来克吕泰涅斯特拉较前微弱的呼喊声）让她喊吧！让她叫吧！我愿意听她恐怖的呼喊，我愿意她受痛苦折磨。（喊声停止）快乐啊！快乐啊！我快乐得流出了眼泪：

我的仇敌死了，我父亲的仇报了！

〔俄瑞斯忒斯返场，手握血迹斑斑的利剑。厄勒克特拉向他奔去。

第　八　场

〔厄勒克特拉，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扑在俄瑞斯忒斯的怀里）

俄瑞斯忒斯　你怕什么？

厄勒克特拉　我不是害怕，我是陶醉了。陶醉在快乐之中。她说什么了？她有好长时间乞求你宽恕么？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做的事，不会懊悔。然而我觉得不该谈起这些事：有些回忆是不能分享的。你知道她死了，这就行了。

厄勒克特拉　她死的时候诅咒了我们吗？你只告诉我这一点：诅咒了我们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诅咒了我们。

厄勒克特拉　把我搂在你的怀里，我心爱的人，用尽全力紧紧地拥抱我吧！夜色是多么浓，火把的光芒都很难照透！你爱我吗？

俄瑞斯忒斯　这不是夜晚，这是晨曦。我们自由了，厄勒克特拉。我仿佛觉得我使你诞生于世，我自己也刚刚和你一起诞生。我爱你，你是属于我的。昨天我还是孤身一人，今天你属于我了。鲜血双重地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是同一血统，我们又共同让别人流了血。

厄勒克特拉　把你的剑扔掉！把这只手给我！（握住俄瑞斯忒斯的手亲吻）你的手指短短的，方方的。天生是双夺权和掌权

的手。亲爱的手！它比我的手还要洁白。为了砍杀那杀死我们父亲的凶手，它又变得多么沉重！等等！（厄勒克特拉找来一个火把，将火把挨近俄瑞斯忒斯）我要照照你的面庞，因为夜色深沉，我看不清你。我需要看看你：我看不见你的时候，我很怕你。我的眼睛绝不能离开你。我爱你。我应该想着我爱你。你的神情好奇怪啊！

俄瑞斯忒斯　我自由了，厄勒克特拉。自由像雷一样打到了我的头上。

厄勒克特拉　自由了？我，我不觉得我自由了。你能使得这一切都不发生么？一件事情临到头上，我们就再也无法自由地使它不发生。我们从今以后永远是杀害我们母亲的凶手了，难道你能阻止它么？

俄瑞斯忒斯　你以为我愿意阻止它么？我完成了我的行动，厄勒克特拉，这一行动好像背人过河的驮夫一样，我要把它背在肩上。我要将它背到河的那边，我才感觉到分量。背的越沉，我就越高兴，因为我的自由，就是它。昨天，我还在大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千上万条道路从我脚下飞逝而过，因为这些路都属于别人。这千万条道路我都走过，纤夫沿着河岸走的路，赶骡子的人走的崎岖山路，赶车人走的石板路，我全都走过。但是没有一条路是属于我的。今天，只剩下了一条路，而且上帝知道它通向哪里，然而这却是我的道路。你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我看不见你啦！灯火不亮了。我听到你的声音，但是这声音使我难受，就好像刀子割我一样。难道从今以后天空就总是这么昏暗了么，连白天也这样吗？俄瑞斯忒斯，它们来了！

俄瑞斯忒斯　谁来了？

厄勒克特拉 它们来啦！它们从哪儿来的？它们吊在天花板上，就像一串串黑葡萄，正是它们黑压压地一片把墙变成了黑色。它们挤到光线和我的眼睛之间，正是它们的影子遮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你的脸。

俄瑞斯忒斯 苍蝇……

厄勒克特拉 你听！……你听苍蝇振动翅膀的声音，仿佛铁匠铺风箱的轰鸣！俄瑞斯忒斯，苍蝇把我们包围了。苍蝇盯住我们。过一会儿就要落在我们身上，我就会感到千百只粘糊糊的苍蝇腿在我身上爬行。俄瑞斯忒斯，往哪里逃啊？眼看着苍蝇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现在已经有蜜蜂那么大了。苍蝇要结成厚厚实实的一团团，到处跟随着我们。太可怕了！我看见了苍蝇的眼睛，成百万只眼睛在注视着我们。

俄瑞斯忒斯 小小的苍蝇能把我们怎么样？

厄勒克特拉 这是厄里倪厄斯，俄瑞斯忒斯，这是复仇女神。

人声 （在门后）开门！开门！要是不开门，就把大门撞开！

〔沉重的击门声。

俄瑞斯忒斯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喊声引来了卫士。来！领我到阿波罗神庙去。我们在那里过夜，避开这群人和苍蝇。明天我要向我的臣民讲话。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阿波罗神庙。半明半暗。舞台中央一尊阿波罗雕像。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睡在神像脚下，手臂环抱着神像的大腿。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在他们四周围成一圈。复仇女神如同长脚鹭鸶那样站着睡觉。尽头是一扇沉重的铜门。

复仇女神甲 （伸懒腰）啊！我站着睡着了，怒火满腔，做了好些令人生气的梦。啊！美丽的狂热之花啊，我心上美丽的红花！（绕着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转）他们睡着了。他们长得多么白净，性情多么温柔！我要到他们的肚子上和胸脯上滚上一滚，恰如溪流在卵石上跳跃一样。我要耐心地在这细嫩的皮肉上磨擦，揉搓，刮磨，直到刨出骨头来。（踱了几步）啊，纯洁的仇恨之晨！多么壮丽的苏醒：他们睡着了，浑身温漉漉的，散发出灼热的气味。而我，精神爽朗，表情严峻，我看管着。我是铁石心肠——我感到自己神圣无比。

厄勒克特拉 （酣睡中）唉！

复仇女神甲 她在叹息。喂，耐心点，你马上就会体验到我们叮咬的滋味。我们要让你在我们的抚摸下号叫不止。我要像雄

性与雌性交尾那样刺入你的体内。因为你就是我的配偶，你会感受到我的情爱的分量。厄勒克特拉，你很漂亮，比我漂亮。不过，你等着吧，我的亲吻使人衰老。不出六个月，我就会把你变成个老太婆，而我依然年轻。（俯身凝望二人）这美妙的猎物，鲜美可口，却容易腐败变质。我凝视着他们，呼吸着他们的气息，怒不可遏。啾，感觉到复仇解根的时刻已经到来该有多么快乐！感觉到自己能张牙舞爪，凶猛异常，血管中怒火在燃烧，是多么快乐！仇恨充满我的全身，仇恨压抑着我，仇恨像乳汁一样涨满我的乳房。醒来吧，我的姐妹们，醒来吧：清晨已来临。

复仇女神乙　我梦见我咬，我叮！

复仇女神甲　别着急，今天有一位天神在保佑着他们。但是长不了，口渴和饥饿就会使他们离开这个避难地。到那时，你们就大嚼特嚼吧！

复仇女神丙　啊！我要抓他一爪！

复仇女神甲　稍等片刻：不久你的利爪就会在罪人的皮肉上划出千百条血印。过来，姐妹们，来端详端详他们。

一复仇女神　他们多么年轻！

另一复仇女神　他们多么漂亮！

复仇女神甲　享受一番吧：大多数情况下，罪人都是又老又丑的。毁坏美好的东西，这种令人如醉如痴的快乐，是千载难逢的啊！

众复仇女神　哎呀！哎呀！

复仇女神丙　俄瑞斯忒斯还几乎是个孩子。我的仇恨对他要表现出母爱的温存。我要把他苍白的脸放在我的膝上，抚摩他的头发。

复仇女神甲　然后呢？

复仇女神丙　然后我就猛然间将这两个乎指头戳进他的眼睛。

〔三人齐声哈哈大笑。

复仇女神甲　他们在叹息，在焦躁不安。他们就要躁了。来，姐妹们，苍蝇姐妹们，让我们用歌声把罪犯们唤醒。

复仇女神　（合唱）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像那苍蝇扑上涂了果酱的面包，
我们要落在你们腐烂的心胸。
腐烂的心，出血的心，鲜美的心，
我们要采集你心上的脓血，
就像那小蜜蜂。
看吧，我们要酿成蜜，酿成美好的青蜜。
仇恨充满我们的心，还有什么样的爱情能与它抗争。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我们将是监视各家各户的耳目，
我们将是看家的大狗，你走过时，呲着牙，面目狰狞。
我们将是天空中的嗡嗡声，飞过你的头顶，
我们将是森林中的声响，
我们将是哨音，格格的响声，嘘嘘的声音，猫头鹰的叫声，
我们将是黑夜，
你心灵上深沉的夜空。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哎呀！哎呀！哎呀哈！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我们吮吸脓血，是一群苍蝇，

我们和你分享一切，

我们到你口中寻觅食物，到你眼睛深处寻觅光明，

我们伴随你，直到坟墓，

到那时，我们才让位给蛆虫。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舞蹈。

厄勒克特拉 （醒来）谁在说话？你们是谁？

众复仇女神 勃兹，勃兹，勃兹。

厄勒克特拉 啊！你们来了！怎么？我们确实把他们俩杀死了么？

俄瑞斯忒斯 （醒来）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你，你是谁？啊！你是俄瑞斯忒斯。走开！

俄瑞斯忒斯 你这是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你叫我见了害怕。我梦见我们的母亲仰面偶地，血流如注。她的血汇成细流，从王宫中每一扇门下流淌出来。你摸摸我的手，冰凉。不，放开我！别碰我！她流血多么？

俄瑞斯忒斯 住嘴！

厄勒克特拉 （完全清醒过来）让我看看你：你杀死了他们。是你杀死了他们。你在这里，你刚刚醒过来，你脸上什么痕迹也没有，然而，你杀死了他们。

俄瑞斯忒斯 那又怎么样？是的，我杀死了他们！（稍停）你叫我见了也害怕。昨天你是那么漂亮。好像一头野兽今天用利爪毁了你的面容。

厄勒克特拉 一头野兽？那是你的罪行。它扯下了我的双颊和眼皮，我仿佛觉得我的眼睛和牙齿都裸露在外。咦，这些人，这些人是谁？

俄瑞斯忒斯　不要理她们。她们丝毫不能加害于你。

复仇女神甲　要是她有胆量，叫她到我们中间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对她无能为力。

俄瑞斯忒斯　安静，母狗们！滚回窝里去！（众复仇女神嘟嘟哝哝）昨天身着白色长裙，在庙宇台阶上欢舞的，是你么？这怎么可能呢？

厄勒克特拉　一夜之间，我衰老了。

俄瑞斯忒斯　你还很漂亮，不过……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无神的眼睛呢？厄勒克特拉，你像她。你像克目泰涅斯特拉。杀死她，值得吗？我在你的眼睛里看见了我的罪行，这罪行使我厌恶自己。

复仇女神甲　这是因为她厌恶你。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我真的使你厌恶吗？

厄勒克特拉　不要问我吧！

复仇女神甲　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好怀疑么？她怎么能不恨你呢？她怀着幻想，平静地生活着。你突然来了，带来了杀戮，触犯了神灵。现在，她分担了你的过失，紧紧抱住这底座，这是她剩下的惟一的一方土地了。

俄瑞斯忒斯　不要听她胡说八道。

复仇女神甲　往后站！往后站！赶走他，厄勒克特拉，不要让他的手触到你。他是屠夫！他身上散发出鲜血的腥味。他极其野蛮地杀害了老太太，你知道，翻来覆去砍了好几刀。

厄勒克特拉　你不是骗人吧？

复仇女神甲　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当时我在场，我在他们四周嗡嗡地叫。

厄勒克特拉　他砍了好几刀？

复仇女神甲　足有十几刀。而且，每一剑下去，伤口都嚓嚓作

响。她用双手护住而孔和腹部，他却将她的双手砍成一道一道的。

厄勒克特拉　她受了很多罪么？她不是当场死掉的么？

俄瑞斯忒斯　再不要看她们，堵住你的耳朵，尤其不要再问她们了。你问她们，你就完了！

复仇女神甲　她受的罪惨不可言！

厄勒克特拉　（以手掩面）啊！

俄瑞斯忒斯　她想分裂我们，在你周围竖起孤独的高墙。当心啊！当你孤身一人，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她们就会向你猛扑过来。厄勒克特拉，我们共同决定了这次谋杀，我们也应当共同承受它的后果。

厄勒克特拉　你以为我是愿意的么？

俄瑞斯忒斯　难道事实不是如此么？

厄勒克特拉　不，不是这么回事……等一等……是的，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搞不清了。我曾经幻想过要除掉他们。但是，是你，是你干的！你是杀害生母的刽子手！

众复仇女神　（哈哈大笑，高声叫喊）刽子手！刽子手！屠夫！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这扇门后面，就是世界。那里有人世和清晨。外面，太阳在大路上升起。我们一会儿走出去，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这些黑夜的女儿[①] 就会失去她们的威力：白昼的阳光有如利剑，将穿透她们的胸膛。

厄勒克特拉　阳光……

复仇女神甲　你永远也见不到阳光了，厄勒克特拉。我们就像遮天盖地的蝗虫群一样遮住你的阳光。你走到哪里，在你的头上都是漆黑一片。

---

① 根据希腊神话，复仇女神是大地或黑夜的女儿。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吧！不要再折磨我啦！

俄瑞斯忒斯　正是你的软弱造成了她们的强大。你看，她们什么都不敢对我说。你听着：一种无名的厌恶落在了你的头上，并且分裂了我们。可是，有什么你经历过的，我不曾经历过呢？母亲的呻吟，难道你以为我的耳朵永远也听不见了么？她惨白的脸上睁得大大的两只眼睛——波涛汹涌的两大海洋——难道你以为我的眼睛永远也看不见了吗？折磨你的恐惧不安的心情，难道你以为永远不会折磨我了吗？不过，我不怕，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超越恐惧不安和可怕的回忆，我是自由的。我认为我做得对。不应该恨你自己，厄勒克特拉。把你的手给我：我不会抛弃你的。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的手！四周这些黑糊糊的母夜叉叫我害怕，但是比起你来，你更骇人。

复仇女神甲　你看！你看！小囡儿，我们还不如他那样叫你害怕，是不是？厄勒克特拉，你需要我们，你是我们的孩子。你需要我们的指甲挖你的皮肉，你需要我们的牙齿叮咬你的胸口，你需要我们吃人的爱使你忘却背负的仇恨，你需要肉体受苦以忘却心灵上的痛苦。来吧！来吧！你只要走下两级台阶，我们就会将你迎进我们的怀抱，我们的亲吻就会撕裂你细嫩的皮肉，那时你就会忘却，在纯净的苦痛之火上获得忘却！

众复仇女神　来吧！来吧！

〔众复仇女神缓缓舞蹈，仿佛要使厄勒克特拉沉醉入迷。厄勒克特拉站起。

俄瑞斯忒斯　（拉住厄勒克特拉的手臂）不要去，我求求你，那你就毁了自己！

厄勒克特拉　（猛力挣脱）啊！我恨你！

〔厄勒克特拉走下台阶，众复仇女神一拥而上，向她猛扑过来。

厄勒克特拉　救命啊！

〔朱庇特上。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朱庇特。

朱庇特　滚回狗窝里去！

复仇女神甲　主人！

〔复仇女神遗憾地闪开，留下厄勒克特拉躺在地上。

朱庇特　可怜的孩子们！（向厄勒克特拉走去）你们竟然落到这个地步？愤怒和怜悯使我内心矛盾。起来吧，厄勒克特拉：只要我在这里，我这些母夜叉们就不会加害于你。（朱庇特搀扶厄勒克特拉站起）你的脸真吓人！一夜之间！仅仅一夜之间！你那农家姑娘般的鲜艳哪里去了？一夜之间，你的肝，你的肺，你的脾都已衰竭，你的躯体只叫人生怜。啊！高傲疯狂的年轻人啊，你们给自己制造了多少苦痛！

俄瑞斯忒斯　不要用这种善良的语气说话，这对诸神之王很不合适。

朱庇特　你，你也不要用这种高傲的语气说话，这对一个正在赎罪的罪人也不怎么合适。

俄瑞斯忒斯　我不是罪人，你也不能让我补赎我不承认是罪行的罪行。

朱庇特　你大概搞错了。不过，耐心一些，我不会让你长期不醒悟。

俄瑞斯忒斯　你想折磨我多久就折磨多久；但我对我的行为毫不

悔恨。

朱庇特 由于你的过错，你姐姐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你竟然不懊悔么？

俄瑞斯忒斯 不懊悔。

朱庇特 厄勒克特拉，你听见了么？这就是那个自称爱你的人！

俄瑞斯忒斯 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但是她的痛苦来自她自己，也只有她自己才能从中解脱出来：她是自由的。

朱庇特 那你呢？你大概也是自由的吧？

俄瑞斯忒斯 这你知道得很清楚。

朱庇特 厚颜无耻、愚昧无知的家伙，你拿镜子照照自己吧：你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实际上，你不过蜷缩在一位乐于助人的天神[1] 双腿之中，被饿狗包围着。此情此景，如果你还敢宣称你是自由的，那么，身戴镣铐、关在牢房的囚犯，饱受折磨的奴隶，也应该吹嘘他们是自由的了？

俄瑞斯忒斯 那为什么不可以？

朱庇特 你当心点：现在你气壮如牛，无非是阿波罗在保护着你。可是，阿波罗是我俯首帖耳的奴仆。我只要手指动一动，他就会抛弃你。

俄瑞斯忒斯 好吧，你动动手指好了，干脆把你整只手都举起来得了。

朱庇特 那又何必？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不愿意惩罚人？我是来拯救你们的。

厄勒克特拉 拯救我们？复仇和死亡之神，别开玩笑了！给受苦的人以徒然的希望，是不允许的，哪怕他是一位天神也不允许。

---

[1] 指阿波罗。

朱庇特　一刻钟以后，你可以离开这里。

厄勒克特拉　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

朱庇特　我说话算数！

厄勒克特拉　那你反过来对我有什么要求呢？

朱庇特　对你，我什么要求也没有，我的孩子。

厄勒克特拉　什么要求也没有？善良的天神，可爱的天神，我没听错吧？

朱庇特　或者说，几乎什么要求也没有。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给我的东西，就是一点点懊悔。

俄瑞斯忒斯　当心，厄勒克特拉：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你的心上。

朱庇特　（对厄勒克特拉）别听他的！你还是回答我吧：你怎么能拒绝否认这个犯罪行为呢！犯下这罪行的是别人。最多只能说你是他的同谋吧！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你要否认你十五年的仇恨和希望么？

朱庇特　谁说要否认那个了？但是，她从来不愿意干这种亵渎神明的事情。

厄勒克特拉　唉！

朱庇特　来吧！你可以相信我。难道我看不到人的内心深处么？

厄勒克特拉　（怀疑地）十五年来，我日夜梦想着杀掉他们和复仇，而你在我内心深处看到的，是我不愿意这样做么？

朱庇特　唉！你梦想流血报仇，这使你感到安慰，但也有它无罪的一面：它掩盖了你受奴役的一面，它医治着你骄傲的自尊心所受的创伤。然而你从未考虑过要把梦想付诸行动。难道我错了么？

厄勒克特拉　啊！我的天神，我亲爱的天神，我多么希望你没有错啊！

朱庇特 你还是个小姑娘，厄勒克特拉。别的姑娘期望成为女子中最富有的或者最美丽的人。而你，在你的家族可怕命运的诱惑之下，却期望成为最痛苦和罪孽最深重的女人。你从来不想作恶，你只希望你自己受苦。在你那小小的年纪，别的孩子还在玩娃娃或者跳房子；而你，可怜的小姑娘，你没有玩具，你没有小朋友，你就玩谋杀，因为这是可以一个人玩的游戏。

厄勒克特拉 唉！唉！听你这一席话，我对自己反倒看清楚了。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厄勒克特拉！你现在是有罪之人了。你期望什么，除了你自己，谁能知晓？难道你让别人为你做主？为什么要歪曲过去，因为无法为自己辩护了吗？厄勒克特拉，过去你曾经是愤怒的，你为什么要否认你自己呢？过去，你是一个年轻的复仇女神，我是多么看重你这一点呀，你为什么否认你自己呢？你难道看不出，这残酷的天神在要弄你吗？

朱庇特 我在要弄你？你们最好听一听我向你们提出的条件吧：如果你们不再坚持你们的罪行，我把你们二人都扶上阿耳戈斯的宝座。

俄瑞斯忒斯 接替我们的受害者？

朱庇特 这很必要。

俄瑞斯忒斯 我要穿上已故国王余温尚存的衣服。

朱庇特 穿这身衣服或者穿别的衣服，这倒无关紧要。

俄瑞斯忒斯 对，只要是黑的就行，是不是？

朱庇特 你不是在服丧么？

俄瑞斯忒斯 对，我忘了，为我母亲服丧。那我的臣民呢，我也必须让他们穿黑衣服么？

朱庇特 他们已经身着黑衣了。

俄瑞斯忒斯　是这样。让他们把旧衣裳慢慢穿破吧！怎么样，你懂了么，厄勒克特拉？如果你流上几滴眼泪，就会给你送上克吕泰涅斯特拉的裙子和衣衫——你十五年来亲手洗涤的臭气冲天、污秽不堪的衣衫。她的角色也等待着你，你只要照她的样子扮演一番就可以了。视觉效果一定十分完美，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你的母亲转世了，因为你已经长得跟她一模一样。我可比较挑剔：我杀死了那小丑，他的裤子，我绝不穿。

朱庇特　你高昂着头，你杀死了一个毫不自卫的男子和一个求饶的老太婆。不认识你、光听你讲话的人可能还以为，你以一当十，浴血奋战，拯救了你出生的城市呢！

俄瑞斯忒斯　说不定我确实拯救了我出生的城市。

朱庇特　你？你知道这门后面是什么吗？阿耳戈斯的居民——阿耳戈斯的全体居民。他们手拿石头、叉子和棍棒，正等待着他们的救星，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你如同麻风病患者一样是孤独一人。

俄瑞斯忒斯　是的。

朱庇特　去吧，别得意。最卑鄙无耻的杀人凶手，他们蔑视你、厌恶你，已把你抛进孤独的境遇之中。

俄瑞斯忒斯　最卑鄙无耻的杀人凶手，是那干完了又懊悔的人。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我创造了你，我创造了一切。你看！（神庙墙壁打开。天空显现，转动的群星闪烁。朱庇特出现在舞台深处，声音变得震天动地——用扩音器——但是看不真切）你看这日月星辰，旋转井然有序，从不相互碰撞：这是我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调节了它们的运行。你听这群星和谐的声音，这优雅而雄壮的矿物界歌声，在天空的各个角落里

回荡。（音乐）由我主宰，各类物种蕃衍不息。我下令，人生人，狗下狗；由我主宰，海浪伸出柔软的舌头舐着细沙，并按时退回；我使万物生长，我的气息指引着淡黄花粉般的烟云环绕着地球旋转。不速之客，这并非在你家。你存在于世界上，就像刺扎在肉中一样，就像偷猎者闯入禁猎的领主森林一样：因为世界是蕃良的。我按照我的意志创造了世界，我就是善的化身。而你，你作了恶，世上万物以茫然的声音在控告你：善乃无所不在，它是植物的精髓，它是泉水的清新，它是组成火石的颗粒，它是岩石的重量。善无所不在，甚至在火与光的自然状态中，你都可以找到善。你的躯体本身也违背你的意志，因为它服从我的规定。善在你身内，也在你身外：它如同刺刀刺入你体内；它犹如高山压在你的身上；它犹如大海冲带着你，席卷着你。是它使你的肮脏勾当得逞，因为它是蜡烛的光亮，你刀剑的利刃，臂膀的力量。你为之自豪的恶，你自诩为创造者的恶，它不是存在的反映、巧妙的遁词、骗人的假象又是什么呢？就连这假象的存在本身，也是要由善来支持的。回到你的本来面目吧，俄瑞斯忒斯：宇宙认为你错了，而你在宇宙中不过是个渺小的小虫。返回本性之中吧，反常的孩子：承认你的过失，痛恨你的过失，如同拔掉一颗发臭的龋齿那样，把过失从你身上拔除吧！否则你可要当心，大海会在你面前后退，你路过之处泉水会枯竭，你走的路上石块和岩石会滚出道外，大地会在你脚下化成灰烬。

俄瑞斯忒斯　让大地化成灰烬好了！让岩石怒骂我好了！让我所经之处花草凋谢好了！要归罪于我，搬出你的整个宇宙都不够！你是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岩石、群星之王，你是大

海波涛之王，但你不是人间之王。

〔四壁合拢，朱庇特重又出现，疲惫不堪，背驼腰弯。又恢复了自然的声调。

朱庇特　我不是你的王，无耻小儿，那么是谁创造了你?

俄瑞斯忒斯　是你。但你不应该把我造成自由的人。

朱庇特　我给你自由，是为了替我效劳。

俄瑞斯忒斯　那倒很可能。不过，这自由反过来对抗你了。无论是你，还是我，对此都无能为力。

朱庇特　终于有了道歉的话了。

俄瑞斯忒斯　我不道歉。

朱庇特　真的么？你自称成了自由的奴隶，这很像是一句道歉的话，你知道么?

俄瑞斯忒斯　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朱庇特。我就是我的自由。你一旦把我创造出来，我就不再属于你了。

厄勒克特拉　看在咱们父亲的份上，俄瑞斯忒斯，我恳求你，不要在犯罪之上又加上亵渎神明吧!

朱庇特　听她的话吧。别想以你的理由说服她。你的这些话她可能没听到过，似乎相当新颖——但也相当刺耳。

俄瑞斯忒斯　朱庇特，对我的耳朵也是如此。对发音的喉咙和对吐字的舌头，也是如此：我很难理解自己说的话。昨天，你还是蒙着我眼的一块布，堵着我耳的蜡塞。昨天，我还有一个借口：我存在的借口就是你，因为你把我生出来是为你的意图服务。人世是个老媒婆，不断向我提到你。后来，你抛弃了我。

朱庇特　抛弃了你，我?

俄瑞斯忒斯　昨天，我在厄勒克特拉身旁。你的整个大自然簇拥

在我的周围。这赛壬①，她歌唱着你的善德，给我出了很多主意。为了使我软下心来，炽热的阳光变得温和，有如薄雾遮挡住视线。为了鼓动我忘掉所受的屈辱，天空变得明媚迷人，仿佛给人以宽恕。我的青春听从你的命令觉醒了，它站在我的眼前，那副哀求的样子就像一个将要被人抛弃的未婚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我的青春年华。突然间，自由落在我的头上，使我浑身麻木，大自然向后逃去。这时，我再也没有年龄了，我感到在你那宽宏大量的小小的世界上，自己是孤单一人，如同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影子。在天上，一切都消失了，既没有善，也没有恶，也没有任何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朱庇特 如此说来，我应该高度赞赏从羊群中除去的癞皮羊，或者关在检疫所里的麻风病患者喽？俄瑞斯忒斯，你回想一下，你曾是我的羊群的一分子，你曾和我的羊一起啃过我田里的青草。你的自由只不过是使你浑身发痒的疥癣，只不过是遇到放逐而已。

俄瑞斯忒斯 你说的确是实话：一种流亡。

朱庇特 恶还不是那么深远：它始于昨天。回到我们中间来吧！回来吧！看你是多么孤单，连你的姐姐也抛弃了你。你面色苍白，忧虑不安，眼睛瞪得老大。你希望活着么？但你现在被不人道的恶行折磨着，这恶行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与你自己也格格不入。回来吧！我就是忘却，我就是安宁。

俄瑞斯忒斯 与我格格不入，我知道。超出天性，违反天性，无法辩解，除了靠我自己，不能再依赖别人。但是，我不会回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妖，长着女人的头，身躯似鸟。躲在海岛上，每当船只通过时，便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船员，使船只触礁沉没，然后吞食遇难的人。

到你的法律之下；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我不会返回你的自然之中：尽管有千百条道路引导我返回你的自然，我却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因为我是一个人，朱庇特，每个人都应该开创自己的路。自然是怕人的，你，你，诸神之王，人类也使你害怕。

朱庇特　你说的不假：当人像你这样时，我憎恨他们。

俄瑞斯忒斯　当心，你刚才承认了你的弱点。我呢，我并不憎恨你。你我有何相干呢？我们两人如同两只船，顺流而下，挨得很紧，但互不相撞。你是一位天神，我是自由的人：我们孤独的状况极为相似，我们的苦恼也极为相似。有谁告诉你，我不曾在这漫漫长夜中导觅悔恨呢？悔恨。困倦。而我再也不能悔恨了，也不能安眠了。

〔静场。

朱庇特　你打算怎么办？

俄瑞斯忒斯　阿耳戈斯人是我的百姓。我必须使他们睁开眼睛。

朱庇特　可怜的人们！你赐给他们的是孤独和羞耻，你将把我遮盖他们的布帛撕下，你会猛然使他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淫秽的枯燥乏味的生活，白白送给他们的生活。

俄瑞斯忒斯　既然绝望是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我要拒绝把我心中的绝望给予他们呢？

朱庇特　他们要来何用？

俄瑞斯忒斯　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是自由的，面人类的生活恰恰应从绝望的彼岸开始。

〔静场。

朱庇特　好吧，俄瑞斯忒斯，这一切本在预料之中。总该有人来宣告我的失势。这就是你喽？昨天见到你少女般的面庞时，

谁会相信这个人就是你呢?

俄瑞斯忒斯 难道我自己会想到么? 我吐出的字眼对我的嘴说来都太大, 把我的嘴都撕破了。我肩负的命运对于青春年少的我过于沉重, 把我的青春都压毁了。

朱庇特 我并不怎么喜欢你, 但我可怜你。

俄瑞斯忒斯 我也可怜你。

朱庇特 再见, 俄瑞斯忒斯。(走了几步) 至于你, 厄勒克特拉, 你要记住: 我的统治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我也不愿意放弃斗争。你是和我站在一边还是反对我, 走着瞧吧! 再见。

俄瑞斯忒斯 再见。

〔朱庇特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 (除朱庇特)。厄勒克特拉缓缓站起。

俄瑞斯忒斯 你到哪里去?

厄勒克特拉 别管我。我跟你没什么话说。

俄瑞斯忒斯 我昨天刚刚认出你, 难道必须永远失去你么?

厄勒克特拉 但愿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我的姐姐, 我亲爱的厄勒克特拉! 你是我惟一的亲人, 我生活中惟一的温暖, 不要把我一个人丢下, 跟我一起留下吧!

厄勒克特拉 贼! 从前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 只有一点点平静和若干幻梦。现在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你盗窃一个穷人。你是我的弟弟, 一家之长。你本应当保护我, 你却将我投入血泊之中。我满身通红, 如同剥了皮的牛一般。贪婪成性的苍蝇

紧追着我，我的心已成了苍蝇的破窝！

俄瑞斯忒斯 我心爱的人，真是这样，我夺走了你的一切，除了我的罪过，我什么也不能给你。可是，这是一件极大的礼物。你以为它不像铅块一样也压在我的心灵上么？我们以前太轻飘飘了，厄勒克特拉。现在我们的双脚踩在泥土里，正像大车的车轮深陷在车辙里一样。来，我们马上动身，弯着腰，背起我们宝贵的重担，脚步沉重地向前走去。把你的手给我，我们朝……

厄勒克特拉 哪里走？

俄瑞斯忒斯 我不知道。朝我们自己走。在江河和高山的彼端，有另一个俄瑞斯忒斯和另一个厄勒克特拉在等待着我们。必须耐心地找寻他们。

厄勒克特拉 我再也不愿意听你说教了。你给我的无非是不幸和厌恶。（厄勒克特拉跳到台上。众复仇女神缓缓靠近）救命啊！朱庇特，众神之王和人类之王，抱着我，把我带走吧，保护我吧！我将遵循你的法规，我要作你的奴隶任你驱使，我要亲吻你的双脚、你的双膝。保护我，防着苍蝇，防着我弟弟，防着我自己！不要让我孤独一人，我要终生赎罪。我悔过，朱庇特，我悔过。（跑下）

第 四 场

〔俄瑞斯忒斯，众复仇女神。

〔众复仇女神欲追赶厄勒克特拉。复仇女神甲 拦住她们。

复仇女神甲 让她去吧，姐妹们。她从我们手里逃掉了。不过，这一个还在。我估计还要呆很长时间，别看他年纪轻轻，心

眼可够死的呢！让他抵两个人的罪！

〔众复仇女神开始嗡嗡作响，靠近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我是孤单一人。

复仇女神甲 不，噢，最俊俏的杀人凶手，我还陪伴着你呢：你瞧我将用什么样的游戏逗你高兴吧！

俄瑞斯忒斯 直到死我都是孤零零的。然后……

复仇女神甲 干啊，姐妹们，他软下来了。你们看，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不久，他的神经就要像竖琴的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在恐怖的美妙指法下，发出回响。

复仇女神乙 不久饥饿就会驱使他离开避难所，不出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尝到他的鲜血味道了！

俄瑞斯忒斯 可怜的厄勒克特拉！

〔保傅上。

第 五 场

〔俄瑞斯忒斯，众复仇女神，保傅。

保傅 喂，我的老爷，你在哪儿呀？怎么一点也瞧不见！我给你送来点吃的：阿耳戈斯人包围了神庙，你就别想从这儿出去。今天夜里，咱们再设法逃走。趁这会工夫，吃点东西吧。（众复仇女神拦住他的去路）啊！这是些什么人？又是迷信。我多么留恋阿提刻[1]这个甜蜜的国度啊，在那儿我的道理是对的。

俄瑞斯忒斯 不要靠近我，她们要把你活活撕碎的！

---

① 阿提刻为雅典所在的一部分地方。原名阿克忒，意为海边。克剌那俄斯为王时，为纪念他的女儿阿提斯，将这地方改称阿提刻。

保傅　轻点轻点，我的美人们。来，要是我的供品能使你们安静下来，请吃这些肉和果品吧！

俄瑞斯忒斯　你是说，阿耳戈斯人已聚集在神庙前面了吗？

保傅　对啦！到底谁心眼最坏、最疯狂，要加害于你，是这些美人儿，还是你亲爱的百姓，我真还说不准呢！

俄瑞斯忒斯　那好。（稍停）把这门打开。

保傅　你疯了？他们手执武器，就在门后呢！

俄瑞斯忒斯　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保傅　请允许我违抗你，就这一次。我告诉你，他们会用石块把你砸死[1]。

俄瑞斯忒斯　我是你的主人。老头子，我命令你打开大门。

〔保傅得门稍稍打开。

保傅　哎呀呀！不得了！

俄瑞斯忒斯　把两扇门都打开！

〔保傅打开大门，躲藏在一扇门后。人群猛力推开两扇门，在门槛处停住，目瞪口呆。阳光耀眼。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群众。

〔人群中叫喊声：打死他！打死他！砸死他！撕碎他！打死他！

俄瑞斯忒斯　（完全没有听到叫喊）啊，阳光！

众人　亵渎神明的家伙！杀人凶手！屠夫！要把你四马分尸！要

---

[1] 在古希腊，群众可以把那些引起公愤的人用石头砸死，一面扔石头，一面诅咒，这种惩罚叫“石击刑”。

把滚烫的铅水浇在你的伤口上!

一妇女　我要抠你的眼睛!

一男子　我要吃你的心肝!

俄瑞斯忒斯　（挺起身来）我十分忠诚的百姓，你们来啦？我是俄瑞斯忒斯，你们的国王，阿伽门农的儿子。今天是我加冕的日子。（人群低声嘟哝，不知所措）你们怎么不大喊大叫啦？（人群沉默不语）我知道：我叫你们害怕。十五年前的今天，另一个杀人凶手站在你们面前，他的手套沾满鲜血，一直红到肘部。然而你们没有怕他，你们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没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行为，和你们是同样的人。罪犯承担不住的罪恶，就不再是谁的罪恶了，是不是？那几乎等于一场偶然的灾祸。你们欢迎了杀人凶手做你们的国王。过去的罪恶如同丧家之犬，轻声呻吟着，开始在城垣内到处游荡。阿耳戈斯的居民们，你们瞧着我，你们明白，我的罪行确确实实由我承担。我面对着太阳郑重表示，我愿意承担这罪行的责任，它正是我活着的目的，我的骄傲。你们既不能惩罚我，也无法怜悯我，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害怕我。可是，我的臣民们，我爱你们，正是为了你们我才杀人的。为了你们。我来讨还我的王位，你们不要我，因为我和你们不是同样的人。现在，我是你们的一员了。噢，我的臣民们，鲜血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有资格当你们的国王。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深夜的苦恼和忧虑，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我的，我承担一切。再不要惘怕你们的亡人了，现在他们是我的亡人了。你们看：你们忠实的苍蝇离开了你们朝我扑来。不过阿耳戈斯人，请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浑身沾满鲜血就坐上被我杀死的人的宝座：一位天神将这宝座奉献给我，我说不要。我要做没有领土、没有臣民的国

王。再见了，我的臣民，设法活下去吧：这里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有待开给。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生活刚刚开始。奇异的生活。你们再听着：一年夏天，斯库洛斯[①]岛老鼠成灾，肆虐猖獗，把什么都咬坏了。城中居民以为只有死路一条了。一天，来了一个风笛手。他高高挺立在城中央——就这样。（站起）他开始吹奏风笛，所有的老鼠都来聚集在他的周围。然后他大步走去，就这样，（走下神像底座）一面向斯库洛斯人喊道："闪开！"（人群闪开）所有的老鼠都犹豫不决地昂着头——就像苍蝇那样。你们快看！你们看那苍蝇！然后，猛然间，老鼠扑到他的脚印上去。于是风笛手和老鼠就永远地消逝了。就像这样。

〔俄瑞斯忒斯下。众复仇女神在他身后吼叫着，奔过去。

——幕落

① 希腊东面的一个小岛，周围一百公里，距欧玻亚不到五十公里。